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三十二集

滿床笏

三娘教子

御碑亭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三十二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剧彙編　第三十二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裱褙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4・字数：84,000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册

統一書号：10071・222　　定价：（7）0.36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则，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滿床笏

邢威明藏本



提　要

唐代宗时，郭子仪平安祿山有功，封为汾陽王；其子郭曖亦被招为东床駙馬。合卺后，公主依仗君势，門挂紅灯，不許郭曖随便入內。入則先行君臣礼，后叙夫妻情。曖屈从之。

汾陽王八旬寿日，六子八婿，夫妻双双齐来拜寿，东宫太子亦趋庆賀。独公主未至。曖慚甚，与之辨理，不服，遂拳責之。郭乃綁子請罪。代宗为收买郭氏父子忠心，反賜曖忠孝匾与上方宝劍，撤去宮門紅灯，并令公主亲与翁姑賠罪。一家始和好如初。

第 一 場

〔內侍引郭曖上〕

郭　曖　(引)君王有道似水清，願主江山乐堯春。

(詩)我父功劳貫九州，

唐家天子也低头。

笑她公主多傲慢，

我豈甘心作粉侯!

本宮、郭曖。我父郭子仪，唐室为臣。只因累建奇功，官拜汾陽王。又蒙聖恩將我招为东床駙馬。自合卺以来，可笑公主，多有傲慢，我也不放在心上。今当父母八旬双寿，好一位有道明君，恩賜蟒袍玉帶、金花寿酒，命本宮回府拜寿。內侍!

內　侍　有。

郭　曖　擺駕!

內　侍　是。

郭　曖　(唱)我主爷有道君長安駕坐，

全憑着文武臣保定山河。

安祿山反河东文武胆破，

我父子扫狼烟才定干戈。

蒙聖恩將金枝招贅于我，

父王位子东床保定朝閣。

今日里八旬寿群臣庆賀，

奉聖命回府去共祝三多。

〔同下〕

第 二 場

〔四太监引大太监上〕

大太监　一封龙鳳詔，飞下九重霄。

咱家、司礼监太监是也。今奉聖旨，往汾陽王府頒賜寿物。孩子們！

四太监　有！

大太监　打道哇！

四太监　啊！

〔同下〕

第 三 場

〔院子上〕

院　子　(詩)寿酒品品献，

寿花朵朵鮮；

寿山与寿海，

福寿万万年。

老奴、汾陽王府都总管是也。今当老王爷八旬双寿，奉王爷之命，悬灯結彩，候滿朝文武前来拜寿。(看介，云牌三响介)云牌三响，王爷来也！

〔郭子仪上〕

郭子仪　(引)位列三台，名聞四海。

(詩)身系安危数十秋，

功高任重冠諸侯；

忠心未改头先白，

贏得題名五鳳楼。

老夫、郭子仪。唐室为臣。官拜中書令，爵晋汾陽王。今乃老夫八旬正寿，为此广开筵宴，以待来宾。家院，請夫人出堂！

院　子　請夫人出堂！

〔郭夫人上〕

郭夫人　（引）兒孙繞膝，夫妇齐眉。

王爷！

郭子仪　夫人，請坐。

郭夫人　有坐。

郭子仪　哎！

郭夫人　啊王爷，今当寿誕之期，为何煩悶？

郭子仪　夫人哪里知道，你我二老寿誕之期，众家孩兒俱在朝房奉君，一家不能共聚一堂，故尔煩悶。

郭夫人　王爷，有道是：尽忠难以尽孝。王爷請上，待妾身拜寿！

郭子仪　同謝上蒼福寿。家院，撤下拜毡！

院　子　遵命！

〔院子撤拜毡介。郭子仪、郭夫人同拜介〕

郭子仪　（唱西皮原板）

汾陽王在华堂施礼百拜，

郭夫人　（唱西皮原板）

拜王爷寿八旬福自天来。

願王爷学松柏常青常在，

郭子仪　（唱西皮原板）

願夫人学王母久坐蓮台。

郭夫人　（唱西皮原板）

願王爷学彭祖八百寿載，

郭子仪　（唱西皮原板）

　　但願得我二老永久和諧。

〔内侍引郭曖、郭兄上〕

郭　兄　（唱）辞王別駕下御阶，

郭　曖　（唱）兄弟双双栋梁材。

郭　兄　（唱）見了爹娘忙下拜，

郭　曖　（唱）恕兒奉君迟回来。

郭　兄
郭　曖　参見爹娘！

郭子仪
郭夫人　罢了，一旁坐下。

郭　兄
郭　曖　謝坐。

郭子仪
郭夫人　兒自內廷回来，聖上怎样傳旨？

郭　曖　聖上賜寿帳、加九錫、蟒袍玉帶、金花御酒，命孩兒回府与爹娘拜寿，幷賜兒等免朝三日，在家侍奉爹娘。

郭子仪　聖恩忒重了！

郭　曖
郭　兄　爹娘請上，待孩兒拜寿！

郭子仪
郭夫人　且慢！候你众家兄嫂到来，一同拜寿，也还不迟。

郭　曖
郭　兄　孩兒遵命！

郭夫人　你来拜寿，那公主怎样行事？

郭　曖　公主未到。

大太监　（内）聖旨下！

郭子仪　夫人迴避！

〔郭夫人下〕

郭子仪　香案接旨！

院　子　香案接旨！

〔郭子仪、郭暧、郭兄迎介。四太监引大太监上〕

大太监　聖旨下！

郭　暧
郭子仪　万岁！（跪介）
郭　兄

大太监　跪听宣讀。詔曰：汾陽王郭子仪功高四海，寿届八旬，实为熙朝人瑞。着賞給匾額一方，寿联一付，寿詩一首，寿佛一尊，彩緞千端，黄金万兩，以示优异而奬有功。旨意讀罢，望詔謝恩哪！

郭　暧
郭子仪　万万岁！（起介）
郭　兄

大太监　請过聖旨！

郭子仪　有劳公公奉旨前来，前厅留宴。

大太监　咱家还要回复聖命，告辞了！

郭子仪　奉送！

〔大太监領四太监下。郭夫人暗上。中軍执盤——內放名帖上〕

中　軍　王府寿宴开，寿帳紛紛来。
門上哪位在？

院　子　什么人？

中　軍　滿朝文武，俱有寿幛、禮物前来，与老王爷拜寿。

院　子　候着！啓王爷：滿朝文武，俱有寿幛、禮物前来，与王爷拜寿。

郭子仪　傳話出去：寿幛收下，寿禮退回府第。三日后朝房面謝！

院　子　是。王爷有諭：寿幛收下，寿礼退回府第。三日后朝房面謝！

中　軍　王爷把話言，傳諭文武官。（下）

〔幕內：众位姑老爷到！〕

院　子　众位姑老爷到。

郭子仪　我兒出迎。动乐！

〔郭子仪、郭夫人、郭曖、郭兄出迎介。八婿上〕

八　婿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等拜寿！

郭子仪
郭夫人　身受你了！

〔吹打。八婿、郭曖、郭兄同拜介。郭曖、郭兄送八婿下〕

〔幕內：众位少老爷回府！〕

院　子　众位少老爷回府。

郭子仪
郭夫人　叫他們进来！

院　子　有請众位少老爷！

〔五子、六媳上〕

五　子
六　媳　爹娘請上，兒等拜寿！

郭子仪
郭夫人　你們兄弟、夫妻一同拜来！

〔吹打。六子六媳双双分拜。郭曖站小边。郭兄叫郭曖拜介，郭曖一望門、二望門，怒介，一人独拜介〕

〔幕內：东宮太子到！〕

院　子　东宮太子到。

郭子仪　你等退下！

〔郭夫人領七子六媳下〕

郭子仪　大开中門接駕！

院　子　是。大开中門接駕！

〔大吹打。郭子仪出迎介。四大鎧、四太监引太子上〕

郭子仪　千岁！（迎进介）

太　子　汾陽王請上，待小王拜寿！

郭子仪　千岁龙行一步，老臣消受不起！

太　子　小王奉旨前来，焉能不拜？

郭子仪　老臣陪拜！

〔大吹打。太子、郭子仪对拜畢，太子归正座〕

〔幕內：滿朝文武到！〕

院　子　滿朝文武到。

郭子仪　有請！

院　子　有請！

〔吹打。四朝官上〕

四朝官　王爷在上，我等拜寿！（拜介）

郭子仪　这就不敢！（打躬介）

太　子　告辞！

郭子仪　且慢！万岁恩賜御宴，請千岁堂宴，老臣把盞，众位大人奉陪！

太　子　叨扰了！

〔众归下場門站一字，太子拱手下，四朝官揖下，郭子仪送介，撫髯笑介〕

郭子仪　哈哈哈……（下）

第　四　場

〔內閣堂景，挂"百寿圖"。吹打。郭夫人、郭暧、郭兒上，丑院子暗上〕

郭　暧　母亲請上，待孩兒跪敬三杯！

郭夫人　不消。

郭　暧　福寿，酒来！

〔丑院子端酒介，郭暧敬酒介〕

郭　暧　（唱西皮原板）

汾陽府摆酒宴滿堂瑞气，

百寿圖挂中堂万道光輝。

猛想起拜寿事心头火起，

不由人一陣陣含怒停杯！

郭夫人　我兒飲酒之間，为何面帶怒容？

郭　暧　母亲有所不知。今日爹娘八旬双寿，众家哥嫂，一个个成双作对，拜寿堂前。公主不来拜寿倒也罢了；連“問安”二字也是無有，成什么兒妇之道？

郭夫人　兒呀，公主乃金枝玉叶，無有聖旨，不便擅离宮闈，来我臣門拜寿。

郭　暧　小千岁乃东宮太子，怎么却来我臣門拜寿？

郭夫人　这个！

郭　暧　娘啊！

（唱）唐君瑞失却了周公之礼，

有天地有父母才有夫妻。

似这等不賢妻要她無益，

倒不如在王府独宿孤栖。

郭　兄　哎，兄弟呀！

（唱）开言来叫一声小兄弟，

愚兄言来細听端的：

今逢爹娘寿誕日，

七子八婿都到齐。

众家哥嫂成双对，

你妻未来寿期頤。

非是愚兄我耻笑你，

怕老婆人兒算第一、你不要面皮！

〔郭暧气介，离座、拟行介〕

郭夫人　哼！

(唱)奴才說話無道理，

敢在席前搬是非？

华堂筵前不用你，

退下！

〔郭兄下〕

郭夫人　(唱)再囑言語福寿知：

丑院子　在。

郭夫人　(唱)書房府門紧关閉，

沒有王爷令、莫放他把园离！（下）

丑院子　是。

郭　暧　送母亲！

(唱)福寿帶路書房里，

一腔怒气怎能息！

哎！

〔同下〕

第　五　場

〔丑院子扶郭暧上，郭暧作囈語介〕

郭　暧　母亲請！

丑院子　老太太回上房去了。

郭　暧　啊，太夫人回上房去了？

丑院子　这是書房。

郭　暧　这是書房？啊家院，你家駙馬爷酒兴不足，看酒来，

你家駙馬爷自飲。

丑院子　得啦！您喝成这个样兒，还要喝哪？沒有老爷子、老太太的話，我不敢給您拿酒去。

郭　曖　嘟！狗奴才，連酒都不与你駙馬爷吃么？快去取來！

丑院子　您別生气，我給您取去。（取酒介）酒到！

〔郭曖飲酒介〕

郭　曖　好酒啊好酒！

（唱）昔日里有刘伶百杯不醉，

我朝中李太白酒中之魁。

金殿上醉复書黑蛮惊佩，

立殊功邀君寵为国宣威。

耳边廂忽听得音乐声起，

〔大吹打。四大鎧下場門执灯站斜門。太子、郭子仪等由下場門上。四太监上場門站斜門，太子上辇介，与郭子仪拱手介，下。四朝官上，向郭子仪三躬介，由上場門下。郭子仪看介，进門介，由下場門下。四大鎧执灯籠押下〕

郭　曖　啊！

（唱）这时候是何人鳴金回归？

啊福寿，哪里鼓乐声起？

丑院子　乃是老王爷送小千岁回宮。

郭　曖　小千岁回宮去了？

丑院子　小千岁回宮去了。

郭　曖　可惱哇可惱！

（唱）小千岁他倒有君臣之义，

恨公主全無那長幼尊卑。

福寿，开了后門，待駙馬进宮与公主辯理！

丑院子　老太太吩咐：园門封鎖，不許放駙馬出府。

郭　曖　哇！

(唱)罵一声老奴才無用之輩，

我面前豈容你胡言乱为？

如不开休怪我將門打碎！

〔郭曖打門介，院子开門介，郭曖出門，吐介〕

郭　曖　(唱)雄糾糾气昂昂闖进宮闈。(下)

丑院子　这个乱子不小。反正我管不了，报与王爷、夫人知道便了。(下)

第　六　場

公　主　(內)掌灯！

〔二宮女、大太监引公主上〕

公　主　(唱)安祿山破潼关烽烟四起，

只逼得先王爷駕避蜀西。

多亏了汾陽王勤王討逆，

挽回了中兴業一統华夷。

宮娥們將紅灯高高挂起，

等候了駙馬爷轉回宮里。

郭　曖　(內)走哇！(上)

(唱)郭曖离了王府地，

要与公主辯是非。

只見紅灯高挂起，

仗她皇女把俺欺。

宮　女　迎接駙馬！

郭　曖　平身！

(唱)宮女平身且免礼，

你就說駙馬爷轉回归。（吐介）

宮　女　遵命！（进介）

啓禀公主：駙馬回宮。

公　主　駙馬回来了？

郭　曖　回来了！

公　主　在哪里吃得这般大醉？

郭　曖　俺又不曾吃你家的酒，你管俺醉与不醉！

公　主　你怒气不息，为着誰来？

郭　曖　就为你来！

公　主　为我何来？

郭　曖　我問你世界之上何者为大？

公　主　天地为大。

郭　曖　何者为尊？

公　主　父母为尊。

郭　曖　想为女子者在家？

公　主　从父。

郭　曖　出嫁呢？

公　主　从夫。

郭　曖　却又来！今乃我爹娘八旬双寿，众家哥嫂，成双作对，拜寿堂前。你为何不前去拜寿？豈是为子媳之道！

公　主　我乃金枝玉叶，豈向你臣門拜寿？

郭　曖　想那东宮太子，乃守闕之龙，怎么向我臣門拜寿呢？

公　主　他是奉了父王旨意前去的。

郭　曖　你不前去，难道也是奉了父王旨意么？

公　主　这个！

郭　暧　哪个？

公　主　听你之言，难道你有什么功劳么？

郭　暧　你且听了！你父貴为天子，我父薄天子而不为。想当初安祿山造反，先皇駕避蜀西，不亏我父血战三載，焉有这太平天下与你家来坐？

公　主　駙馬，你酒后逞威，敢么是反了？

郭　暧　哪个反了？

公　主　你反了！

〔太监暗下〕

郭　暧　反了哇反了！

(唱)祿山范陽反兵起，
先皇駕避在蜀西。
血战三年狼烟息，
才得中兴定邦基。
父子有功全不記，
揚揚得意欺压誰？

公　主　駙馬！

(唱)駙馬之言太無礼，
妾身与你辯是非。
你父功劳虽第一，
我父不曾把他亏。
父封王，子招婿，
皇恩浩蕩好光輝。
东床駙馬不称意，
你出言不遜欲何为？

郭　暧　呀呸！

(唱)听罢言来怒冲起，

三从四德全不知。

郭曖犯了蕭何律！（脱衣介）

〔一太监引四校尉、郭子仪、郭夫人上。一太监下〕

郭　曖　（唱）要把賤人狗命追。

一把青絲揪在地！（打介）

〔郭夫人进介〕

郭夫人　（唱）罵声奴才敢胡为？

你父現在宮門外，

出去！

郭　曖　（唱）老母之言敢不依。

出得宮門忙跪地，

〔郭子仪打郭曖介〕

郭子仪　（唱）大胆奴才把君欺。

人来与我忙綁起！

〔四校尉綁郭曖介〕

郭子仪　（唱）到金殿看兒的造化高低。

〔四校尉押郭曖下，郭子仪跟下〕

郭夫人　公主醒来！

公　主　（唱）一陣昏来一陣迷，

喂呀婆婆呀！

只見婆婆进宮里。

媳妇犯了何条罪？

駙馬無故把兒欺！

郭夫人　公主呀！

（唱西皮快板）

公主不必泪悲啼，

为婆言来听端的：

我兒酒醉实無礼，

君臣大礼全不知。

奴才得罪（轉散板）我賠礼，

公主啊！

千万莫告你父王知。

〔郭夫人跪介，公主扶介〕

公　主　婆婆啊！

（唱）婆婆不必行反礼，

媳妇言来禀姑知：

倘若父王来問起，

母后不提兒也不提。

郭夫人　（唱）好一个公主識大体，

聰明伶俐世間稀。

辞別公主出宮去，

公　主　送婆婆！

郭夫人　兒呀！

（唱）还要看在我二老夫妻。（下）

皇　后　（內）擺駕！

〔一太監、二宮女引皇后上〕

皇　后　（唱）忽听內侍来奏啓，

胆大郭曖把君欺。

內侍擺駕进宮里。

公　主　喂呀母后哇！

皇　后　啊！

（唱西皮快板）

打碎了珠冠扯破衣。

你与駙馬爭何气？

一一从头奏娘知。

公　主　母后啊！

（唱西皮二六板）

一見母后进宮里，

孩兒言来听端的：

可恨駙馬太無礼，

酒后回宮把兒欺。

不是婆婆来劝止，

險些兒一命归了西。

皇　后　（唱西皮搖板）

皇兒不必泪悲啼，

为娘言来兒听知：

君坐江山非容易，

（轉西皮快板）

多亏你公公把兵提。

縱然郭曖得罪你，

少时与他辯是非。

随为娘且到金闕地，

公　主　（唱）兒渾身疼痛步难移。

皇　后　兒呀，随娘来呀！

〔公主哭介，同下〕

第　七　場

唐代宗　（內）擺駕！

〔四太監引唐代宗上〕

唐代宗　（唱西皮慢板）

金烏东升玉兎墜，

景陽鐘三响把王催。

忆昔唐室遭顛沛，

国乱只为楊貴妃。

安祿山在范陽反兵起，

兵破長安夺帝基。

陈元礼兵变起反意，

將先王駕逼在蜀西。

楊玉环遭困馬嵬驛，

可嘆一命丧溝渠。

太白先生本奏起，

举荐皇兄郭子仪。

血战三載狼烟息，

才把逆賊劍下劈。

到如今乐享太平世，

河清海晏鳳来仪。

內侍擺駕金鑾里，

孤王有道福寿齐。

皇　后　（內）擺駕！

〔二宮女引皇后上〕

皇　后　（唱西皮搖板）

撩袍端帶金殿里，

把本奏与万岁知。

妾妃見駕，吾皇万岁！

唐代宗　御妻平身。

皇　后　万万岁！

唐代宗　賜坐。

皇　后　謝坐！

唐代宗　御妻上殿，有何本奏？

皇　后　启奏万岁：今有郭曖怒打金枝，万岁作主！

唐代宗　孤王不信！

皇　后　万岁，宣皇兒上殿，一看便知。

唐代宗　內侍，宣公主上殿！

太　监　領旨。万岁有旨，公主上殿哪！

公　主　（內）領旨！

〔二宮女引公主上〕

公　主　喂呀！

（唱西皮搖板）

忽听父王傳旨意，

忙上金殿辯是非。

喂呀父王啊！

唐代宗　呀！

（唱西皮快板）

一見皇兒泪悲啼，

打碎珠冠扯破衣。

你与駙馬爭何气，

一一从头奏王知。

公　主　父王啊！

（唱西皮倒板）

父王母后听奏啓，

唐代宗　皇兒平身，賜坐。

公　主　謝坐！

唐代宗
皇　后　慢慢奏来！

公　主　（唱西皮慢板）

未曾开言掩面啼。
可恨駙馬太無礼，
酒醉回宮把兒欺。
他道說父王的江山（轉二六板）从何起？
尽都是他父子功劳挣来的。
孩兒未曾回半句，
他那里拳打足又踢。
有一句話兒不好啓，

唐代宗
皇　后　当殿奏来！

公　主　父王啊！
（唱西皮快板）
脫了旧衣換新衣。
父王快快傳旨意，
父王啊！
斬了郭曖把兒的气来息。

皇　后　万岁呀！
（唱西皮快板）
君比天来臣比地，
天翻地复世間稀。
郭曖打了金枝女，
打皇兒犹如把万岁欺。

唐代宗　（唱）御妻不必本奏啓，

公　主　（哭介）喂呀！

唐代宗　（唱）皇兒也莫泪悲啼。
郭曖不是王降罪，

公　主　謝父王！

唐代宗　且慢！

(唱)恐怕內中有是非。

你母女暫且回宮里，

皇　后　謝万岁！

(唱)随为娘到后宮暫把气息。

兒呀，随为娘来呀！

公　主　(哭介)喂呀！

唐代宗　下殿！

〔皇后、公主下〕

唐代宗　(唱西皮搖板)

內侍与孤傳旨意，

快宣汾陽郭子仪！

太　监　万岁有旨：郭子仪上殿！

郭子仪　(內)領旨！

(內唱西皮倒板)

汾陽王綁蠢子怒气不息，

〔郭子仪綁郭曖上〕

郭子仪　奴才！

(唱西皮快板)

大駡奴才听端的：

安祿山在范陽曾起反意，

將我主鸞逼在蜀西。

那时为父不得第，

多亏太白把本提。

血战三載狼烟息，

才把逆賊劍下劈。

半由天来半人力，

保定我主坐华夷。
不学曹瞞司馬懿，
忠心可与日光齐。
为父回朝封王位，
并把金枝配兒妻。
如今打了皇王女，
連累我白髮蒼蒼血染朝衣！

郭　曖　爹爹！
（唱西皮快板）
爹爹休要怒不息，
孩兒言来听端的：
每日紅灯高挂起，
三宣四詔进宮闈。
兒本是八宝罗汉体，
豈肯屈膝于金枝？
昨日爹娘寿誕日，
哥嫂拜寿在丹墀。
可恨金枝不知礼，
孩兒独自賀期頤。
兒打她不过是人头落地，
論王法也不能剝兒的皮！

郭子仪　（唱西皮快板）
小奴才說話大有理，
背轉身来自猜疑。
既然皇王金枝女，
就不該与我兒配为夫妻；
既与我兒成婚配，

講什么高來論什么低？

少时万岁若問你，

你就說酒后無德把君欺。

父子們同到（轉散板）金闕地，

跪下！

兒要端端正正跪丹墀、父把本提。

唐代宗 （唱西皮二六板）

九龙口內紅光起，

来了皇兄郭子仪。

昨日皇兄八旬寿，

王未曾拜寿賜过了九錫。

孤坐江山全仗你，

从今后見朕免屈膝。

內侍臣与孤（轉散板）忙攙起，

郭子仪 謝万岁！

唐代宗 （唱西皮散板）

君臣对坐把話提。

郭 曖 綁坏了！

唐代宗 （唱西皮搖板）

殿角下綁的何臣子？

一一从头奏朕知。

郭子仪 （唱西皮搖板）

殿角下綁的是郭曖臣子，

酒后無德把君欺。

請王傳旨推出去，

斬了！

唐代宗 且慢！

（唱西皮搖板）

孤王有話对卿提：

姑念駙馬年紀幼，

公主又是少年妻。

自古道淸官难断家务事，

他夫妻們吵鬧有什么奇？

孤王傳旨不降罪，

松綁！

快与駙馬換朝衣。

郭　曖　謝万岁！（下）

郭子仪　（唱西皮搖板）

好一有道唐天子，

有罪不降換朝衣。

万岁不斬郭曖子，

喜坏了汾陽王郭子仪。

臣、郭子仪謝万岁不斬臣子之恩！

唐代宗　皇兄平身。賜坐。

郭子仪　謝坐！

唐代宗　皇兄！

郭子仪　臣！

唐代宗　駙馬与公主吵鬧，皇兄怎么知曉？

郭子仪　老臣正在修写謝恩的本章，忽听內侍来报，故尔知曉。万岁將臣子宣上金殿，一問便知明白。

唐代宗　內侍！

太　監　有！

唐代宗　宣駙馬冠戴上殿！

太　監　領旨！万岁有旨：宣駙馬冠戴上殿！

郭　曖　（內）領旨！（上）

三魂飄渺陰曹地，鬼門关前七魄归。

臣、郭曖見駕，吾皇万岁！

唐代宗　駙馬平身。

郭　曖　万万岁！

唐代宗　駙馬，为了何事与公主吵鬧，一一奏与朕知！

郭　曖　容奏：臣聞堯舜之道，以孝而治天下，目今称为聖君；孔子化宗亲与人民，目今称为聖人。臣父子身受皇恩，杀身难报；又將公主招贅与臣，以为东床駙馬。自招贅后，每日紅灯高挂，三宣四詔，进宮先行君臣礼，后叙夫妻情。塵世以上自有妻敬夫，哪有反礼而行？

郭子仪　嗯！听奴才之言，难道把君臣大礼一旦抛廢不成？

郭　曖　这个！

唐代宗　皇兄，此乃公主故作威福。从今以后，將紅灯撤去，也不用三宣四詔。駙馬，往下奏来！

郭　曖　容奏：昨日臣父母八旬双寿，众家哥嫂，一个个成双作对，拜寿堂前。公主不去拜寿倒也罢了；連"問安"二字全然無有。大非兒归之道！

郭子仪　嗯！想公主乃是金枝玉叶，豈能向我臣門拜寿？

郭　曖　东宮太子，他乃守闕之龙，怎么向我臣門拜寿？

郭子仪　小千岁是奉了万岁旨意前去的。

郭　曖　公主不去拜寿，难道也是奉了万岁旨意不成么？

郭子仪　这个！

唐代宗　皇兄，听駙馬所奏，孤王心下明白了。昨日你二老八旬双寿，他众家哥嫂，一个个成双作对，拜寿堂前；駙馬有妻，不能尽孝父母，自覺孝道有亏，是

与不是？

郭　暧　誠如聖諭！

唐代宗　皇兄！

郭子仪　臣！

唐代宗　有道是：不痴不聾，难作家翁。从今以后，閨房之事，你要少管。听孤旨下！

（唱西皮二六板）

駙馬奏本龙心爽，
深知三綱幷五常。
老皇兄暫且回府上，
孤与駙馬有商量。

郭子仪　謝万岁！

（唱西皮搖板）

謝罢万岁抽身往，
背轉身来自参詳：
皇恩浩蕩眞浩蕩，
天降明主掌大唐。（下）

唐代宗　（唱西皮搖板）

駙馬近前听旨降！

（轉唱西皮快板）

忠孝二字永流芳。
大丈夫生在世界上，
全憑忠孝保朝堂。
孤王賜你大紅蟒，
忠孝牌匾挂高堂。
孤王再賜你上方劍：
先斬后奏保孤王。

公主若是性情犟，

你只管把本奏孤王。

駙馬你暫且回府往，

公主賠罪去見你爹娘。

郭　曖　謝万岁！

（唱西皮摇板）

拜别万岁下殿往，

背轉身来自参詳：

万岁賜我大紅蟒，

忠孝牌匾挂高堂，

打了金枝罪不降，

还要賠罪到高堂。

皇恩浩蕩眞浩蕩，

急忙回府告爹娘。（下）

唐代宗　（唱西皮摇板）

內侍与孤把旨降，

快宣公主出昭陽。

太　监　領旨。万岁有旨：宣公主上殿！

公　主　（內）領旨！（上）

（唱西皮摇板）

不知駙馬怎發放，

忙上金殿問端詳。

唐代宗　（唱西皮快板）

昨日汾陽寿筵張，

七子八婿拜高堂。

独坐深閨你不往，

滿朝文武笑孤王。

賜你御酒把翁姑奉上，

快快賠罪到汾陽。

公　主　領旨！

（唱西皮搖板）

父王金殿把旨降，

珠泪滚滚洒胸膛。

含羞忍泪鳳輦上，

从今后無旨意不进昭陽！（下）

唐代宗　（唱西皮搖板）

駙馬犯罪难發放，

难道說为皇兒斬杀忠良？

死罪不降反加賞，

买动他父子們忠心好保大唐。

〔同下〕

第　八　場

〔郭子仪、郭夫人上〕

郭子仪　（唱）果然聖主皇恩蕩，

郭夫人　（唱）也是你功劳冠大唐。

〔郭曖上〕

郭　曖　（唱）适才金殿把旨降，

見了双亲說端詳。

參見爹娘！

郭子仪
郭夫人　聖上怎样傳旨？

郭　曖　聖上命公主过府賠罪。

郭子仪　眞乃是有道的明君！

〔幕內：公主到！〕

郭　暧　这賤人来了！

郭子仪　嗯！有請！

〔二宮女引公主上〕

公　主　（唱）父王之命难違抗，

　　　　含羞賠罪到汾陽。

　　　　双膝跪在华堂上，

郭　暧　慢来！我爹娘怎当得你一拜？

〔公主發楞介〕

郭子仪　嗯！

公　主　（唱）先奉君酒后拜高堂。

郭子仪
郭夫人　公主請起！

郭子仪　从今以后，我兒不可忘了君臣大礼，公主也不可忘了聖上的旨意！

公　主　父王旨意，媳妇怎敢違抗？

郭　暧　諒你不敢！

公　主　只是駙馬也要改些性情，不要恃酒逞强才好。

郭　暧　只要你遵守归道，哪能如此？

郭子仪　大家同到祖先堂中答謝天恩祖德。

郭夫人　公主来呀！

郭子仪
郭夫人　哈哈哈……

郭　暧
公　主　哈哈哈……

〔尾声，同下〕

全部三娘教子

（又名"王春娥"或"双官誥"）

程玉菁藏本

提　　要

明杜陵儒生薛衍，攻書不第，去汴求官。識友馮謙，教与医理。复經友好推荐，薛衍随景泰皇帝北狩。馮謙托师名行医，不幸身故。消息傳来，薛家誤衍已死，即差人往汴搬尸；張、刘二氏相繼改嫁。仅留三娘王春娥与老僕薛保織絹編履，扶养二娘遺子倚哥，以續薛氏香烟。

一日，倚哥受同学譏訕，反难三娘。三娘乃道穿底細，断机教子。倚哥亦从此奋發，得中狀元。嗣薛衍以护駕有功，擢升回家。王春娥身受双官誥，封为貞节夫人。張、刘二氏后夫死俱归，經倚哥見憐收养，命与三娘看守牌坊。

第 一 場

〔薛衍上〕

薛 衍 (引)鉄硯磨穿，指日里，便到長安。

(詩)兩字功名志未酬，

藏珠韞玉且优游；

家門閥閱經多載，

世代簪纓知几秋。

卑人、薛衍，字麟如。杜陵人氏。曾攻書史，未遂風云。故要往开封一行，倘得一官半职，也好繼續祖上荣光。今早已命薛保雇船去了。不免請大娘、二娘等出来，話別一番，也好將家中之事囑咐几句。啊，大娘、二娘哪里？

張 氏
刘 氏 (內)来了！

〔張氏、刘氏領薛倚哥、王春娥上〕

張 氏 (詩)身为正室好荣光，

乡里都称薛大娘。

刘 氏 生得姣兒眞露臉，

王春娥 可憐苦命作梅香。

張 氏
刘 氏
王春娥 官人！

薛 衍 娘子請坐。

張　氏
刘　氏　告坐。官人喚出我等，不知有何話講？
王春娥

薛　衍　只因我即刻就要远行，故尔將你們喚出話別一番。

王春娥　夫人备得有酒，与老爷餞行。

薛　衍　多謝夫人。看酒！

（唱）双手接过酒一樽，

卑人言来听分明：

此去功名無定准，

不知何日得回程。

卑人有一句言語，說来夫人不要着惱！

張　氏　官人有話請講。

薛　衍　想卑人此去求官，不知何日才得回来。倘有不測，夫人你將如何？

張　氏　官人何出此言？

薛　衍　此不过偶尔閑話，各言其志，又有何妨？

張　氏　想奴家生長名門，嫁为正室。常言道："一馬不备双鞍，一妇不嫁二男"。只知守节，又待何言！

薛　衍　此乃夫人貞节。二娘之意如何？

刘　氏　奴家虽为側室，既是养了兒子，日后自当教子成名，接續薛門的香烟，还能有別的意思嗎？你这不是廢話嗎！

薛　衍　二娘賢德。春娥你待如何？

王春娥　我不过丫头而已，不配說"守节"二字。

薛　衍　賤人如此，眞乃令人可恨也！

（唱）賤人出言太不遜，

不由卑人恨在心。

張　氏　怎么你这賤人这么沒志气呀！难怪老爷生气，把我

都气的直心疼！

〔薛保上〕

薛　保　領了主人命，前去問行程。（进介）

老爷！

薛　衍　薛保回来了。命你雇船怎么样了？

薛　保　已經雇妥了。

薛　衍　如此搬运行李，即刻上船！

薛　保　遵命。（下）

薛　衍　夫人，諸事小心，卑人去了。

張　氏　老爷，一路之上，保重要紧！

薛　衍　不劳囑咐，告别了！

（唱）辞别夫人出家門，（看王春娥介）

不由心中恨賤人！（下）

張　氏
刘　氏　（唱）可恨賤人不長进！（下）

王春娥　嗐！

（唱）日久方知松柏青。（哭介，下）

第　二　場

〔店家上〕

店　家　（念）店家店家，

說的不差；

一进我店，

如同到家。

在下开店的便是。只因我店里住着一位馮相公，自进店来就得暴病，眞要有个好歹的，我也担待不起呀！我不免將馮相公扶出来，跟他商量个办法。我

說馮相公，你也扎掙着出来坐一坐呀！

〔馮謙上。店家攙扶介〕

馮　謙　孤身無亲眷，眼看丧黄泉。
　　　　店主东扶我出来，有何話講？

店　家　实对相公說：你在我店里得这样的重病，店錢不給不要紧；說句不好听的話，要有个好歹的，我也担待不起呀！

馮　謙　嗐！

〔薛衍上〕

薛　衍　河下辞船戶，城中觅店家。
　　　　店家！

店　家　正說着話兒，有住店的来啦。我先出去看看。客官敢是住店的嗎？

薛　衍　正是。

店　家　現有上房。

薛　衍　帶路。

店　家　請！請！

〔薛衍进門見馮謙介〕

薛　衍　这是何故？

店　家　不瞞客官說，这位也是住店的，得了这么个暴病。

薛　衍　就該請人与他診治才是呀！

店　家　实对客官說，小人見他病得可憐，也曾花錢替他請大夫、买药。只是我这开小店的苦人，哪有許多錢請好大夫呢？再說我也請不来呀！

薛　衍　如此說来，你倒是个好人！

店　家　什么話哪！哪有見死不救的哪？

薛　衍　不瞞店家說，我詩書之外，頗通医理，待我与他診

上一診如何？

店　家　那敢情好啦。我先謝謝客官！

〔薛衍与馮謙診脉介〕

薛　衍　不妨不妨。不过感冒太重，錯服湯葯，因此昏迷不醒。

店　家　有什么办法哪？

薛　衍　我行囊中帶有葯散，服下去管保清醒。（取葯介）煩店家預备一杯清水。

店　家　有。（取水介）清水来啦。

薛　衍　你服侍他吞吃下去。

店　家　相公醒醒。吃葯吧！

〔馮謙扎掙吃葯介〕

店　家　覺得清醒点兒嗎？

〔馮謙伸懶腰介〕

店　家　再沉一沉。

馮　謙　（醒介）我怎么一时清醒过来了？

店　家　就是这位客官給了你点兒葯吃，你才醒过来了。

馮　謙　如此客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薛　衍　豈敢豈敢。

馮　謙　（扶桌欲站介）此时清醒多了。敢問客官尊姓大名，何方人氏？日后也好报答。

薛　衍　些許小事，不足挂齿。

店　家　客官，您說是些許小事，他可是性命攸关。不但他应該报答；連小店家我也应該感激您哪！不然他要一死，我还得發送他。那不眞成了“秦瓊卖馬”了嗎？

薛　衍　卑人薛衍、字麟如。

馮　謙　到此何事？

薛　衍　只因飽讀詩書，未得建功立業。故此来到开封，尋一門徑，也好圖个發迹。

馮　謙　原来是前輩先生，失敬了！

薛　衍　先生貴姓大名，到此何事？

馮　謙　晚生馮謙。先父曾为兵部侍郎。只因平生正直，兩袖清風。晚生此来訪友不遇，病在店中，多蒙搭救。

薛　衍　原来是位公子，失敬了！

馮　謙　晚生感蒙大德，無以为报，意欲拜在先生門下，以为弟子，日后也好答报。

薛　衍　这却不敢！

店　家　这倒是一件好事：不但你可以随时报答；这位客官还可以提拔你哪。你就拜吧！

馮　謙　如此师傅請上，受弟子一拜！

薛　衍　这就不敢！

店　家　您也別推辞。您救他一命，日后再拉拔他成人，豈不是一場大大的功德！

〔馮謙拜介〕

店　家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平身！这倒热鬧。（笑介）

薛　衍　看起来，店家也是个热心的君子。

店　家　嗐！您太夸奨啦，有个对不对的，您多包涵一点兒。

薛　衍　我二人就暫住店中，行医度日，再圖进取便了。

店　家　我預备点兒酒，給你們兩位庆賀庆賀。

薛　衍　怎敢叨扰！

店　家　算不了什么。（下）

薛　衍　正是：四海之內皆兄弟，

馮　謙　落魄又逢賢师尊。

薛　衍
馮　謙　請！

〔同下〕

第 三 場

〔四龙套、中軍引于謙上〕

于　謙　（引）荷君爵祿受君恩，一片丹心报聖明。
下官、于謙。官拜开封府尹。我有一好友，姓薛名衍，多年未見，意欲請他前来帮理政务，每日公忙，未得修書。今日又有要事巡查。正是：虽然尽瘁勤王事，未有涓埃答聖明。中軍，帶馬巡查去者！

中　軍　是！

〔于謙上馬介，圓場。薛衍上，遇介〕

于　謙　那旁来的敢是薛賢弟么？

薛　衍　（看介）莫非是于仁兄？

于　謙　哎呀，久違了！（下馬介）久欲相煩贊襄公事，今日相遇，眞乃万千之幸！

薛　衍　久別仁兄，何来这身荣耀？

于　謙　蒙聖恩授为开封府尹。

薛　衍　愚弟住开封多日，竟不知兄長在此居官，今日相見，眞乃天假之緣！

于　謙　賢弟尊寓何处？

薛　衍　住在一小小店房。

于　謙　賢弟且回店中收拾一切，愚兄即刻差人迎接于你。

薛　衍　多謝仁兄！

于　謙　現有公务在身，不能久停。公务回来，再为賢弟洗

塵。

薛　衍　請便請便。

于　謙　請！

〔四龙套、中軍、于謙下〕

薛　衍　这就好了！

(唱)自从我来到这开封府內，

嘆光陰似流水一載有余。

幸与这于仁兄大街相遇，

他命我到衙內参贊戎机。

我只得轉身形且回店里，

見了那馮賢契說与他知。

来此已是。(进介)賢契哪里？

〔馮謙上〕

馮　謙　离家千里外，又过一年余。

师傅回来了？

薛　衍　賢契請坐！

馮　謙　謝坐！

薛　衍　哈哈哈！

馮　謙　师傅滿面喜气，由何处而来？

薛　衍　賢契有所不知，今日与人家看病回来，在大街之上遇見好友于仁兄，原来他就是此地府尹。他約我前去帮他料理公事，少时就要派人来接了。

馮　謙　恭喜师傅。还要提拔門生才是！

薛　衍　那个自然。以后倘有机緣，一定派人接你前去。

〔差役拉馬上〕

差　役　領了大人命，来接薛先生。

来此已是。(进介)与薛老爷叩头！

薛　衍　起来。

差　役　家爷言道：請薛老爷即刻前往。

薛　衍　賢契暫候，定有好音。

馮　謙　师傅請！

薛　衍　帶馬！

(唱)离了店門跨雕鞍，

見了仁兄說根源。

〔薛衍下，差役隨下〕

馮　謙　哈哈哈！师傅此去，我不免暫且在此行医度日，等候好音便了。只是我的名姓，無人知曉。哦，有了：我就假借师傅的招牌，有何不可？（想介）但有一件，假借师傅招牌，在此店中有些不妥。（想介）这座店房，正嫌僻靜，不免在繁华地方，寻座店房，一来生意可以亨通；二来也可遮掩人的耳目，我就是这个主意。店主东哪里？

〔店家上〕

店　家　来啦来啦。什么事您哪？

馮　謙　我师傅被朋友邀去，我暫且行医度日。

店　家　好哇！这一年多，你这本事也練的不大离的啦。

馮　謙　只是我的医道不比师傅，須得找一繁华的所在，方能糊口。

店　家　这也說的是。只是你在小店里住了一年多，相处也很好，一旦搬出去，未免难分难舍！

馮　謙　我也是这样想。只是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得算清店賬，多送酒錢，日后常来看你就是。

店　家　那么我看看賬去。（看介）欠錢不多，不过一兩多銀子。

馮　謙　好，房飯錢在此，酒資奉送。

店　家　愧領啦。

馮　謙　告辞！

店　家　送你几步呀！

馮　謙　这就不敢！

〔店家下〕

馮　謙　（唱）辞别店东往外行，

繁华所在去存身。（下）

第　四　場

〔“急急風”。四番兵上，站門。番將上，“点絳唇”，上高台〕

番　將　（詩）自幼生長在番邦，

喜吃牛肉喝酪漿；

攻进南朝关口去，

專搶財帛美嬌娘。

吾乃北国大將是也。在这边关把守，与南朝接近，常想杀进关去，搶他些金銀財宝、美貌嬌娘来受用受用，豈不是好。唗，巴圖嚕！大队人馬，往边关上轉游轉游，虽然得不了南朝土地，有那金銀財宝搶来一些也是好的。

番　兵　啊！

番　將　就此前往！

番　兵　啊！

〔番將下高台，众同下〕

第　五　場

〔四太监、大太监引景泰帝上〕

景泰帝（引）一統大明，承祖業，錦綉乾坤。

（詩）絳幘鷄人报曉籌，

尙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閶闔开宮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

寡人、大明景泰皇帝在位。只因边关报道：胡人屡次兴兵侵扰，已派將官前去征討，料然無事。只是寡人久居宮中，实覚悶悶，意欲就此北狩一番，須得选一妥当护駕之人。內侍，宣諸大臣上殿！

大太监　万岁有旨：諸位大臣上殿哪！

孙洪仁
于　謙　（內）領旨！（上）

孙洪仁　联步趋丹陛，

于　謙　分曹献紫薇。

孙洪仁
于　謙　臣、孙洪仁
于　謙見駕，吾皇万岁！

景泰帝　二卿平身。

孙洪仁
于　謙　万万岁！宣臣等上殿，有何旨意？

景泰帝　只因胡人屡次侵犯边疆，寡人意欲出京巡狩，不知何人能以护駕？

于　謙　臣有一友，名喚薛衍，为人精通韜略，又明医理，堪以护駕。

景泰帝　如此暂授他正卿之职，明日随駕前往。領旨下殿！

（下）

〔四太监、大太监随下〕

孙洪仁
于　謙　領旨！

孙洪仁　才随天仗入，

于　謙　便惹御香归。

〔同下〕

第　六　場

〔院公、馮謙騎馬上〕

馮　謙　（唱）院公帶路出府門，
　　　　不由一时喜在心。
小生、馮謙。自用我师傅薛麟如名字行医以来，生意甚是兴隆。今日被王家請去診治，葯到病除，送了我紋銀百兩，眞乃时运亨通。院公帶路，回店去者！
（唱）一馬来到大街心，
　　　　来往行人乱紛紛；
　　　　催动坐騎往前进，（落馬跌死介）

院　公　薛先生仔細了！（看介）哎呀不好了！薛先生跌死，待我与他家速送一信便了。（下）

第　七　場

〔張氏上〕

張　氏　丈夫出了門，时时挂在心。（坐介）
自从丈夫出門，兩年多啦，沒有音信。我有心派人前去打听打听，不免請出二娘、三娘来商量商量。二娘、三娘請出来坐一坐，好不好？

刘　氏
王春娥　（內）来了！（上）

刘　氏　忽听大娘喚，

王春娥　急忙到跟前。

刘　氏
王春娥　大娘有礼！

張　氏　請坐請坐。

刘　氏
王春娥　大娘將我等喚出，有何見教？

張　氏　不是呀！只因老爷出門二年多啦，也沒个信息。我想应該派个人去打听打听，也好放心。因此請出你們倆人来商量商量。

刘　氏
王春娥　正該如此。

薛　保　（內）走哇！（上）

（唱）适才間有一人前来报信，

他言道老东人墜馬亡身。

我这里急忙忙把家門来进，（进門介）

見了那賢主母細說分明。

哎呀众位夫人，大事不好了！

張　氏
刘　氏
王春娥　何事惊慌？

薛　保　适才有人前来报信，言道老东人墜馬而亡了！

張　氏
刘　氏
王春娥　你待怎講？

薛　保　墜馬而亡了！

張　氏
刘　氏
王春娥　哎呀！（气椅介）

薛　保　哎呀不好了！夫人醒来！

張　氏　（唱）忽听老爷丧了命，

薛　保　夫人醒来！

張　氏　（醒介）快叫二娘、三娘。

張　氏
薛　保　二娘、三娘！

〔二娘、三娘醒介〕

刘　氏
王春娥　（唱）七魄悠悠又还魂。（哭介）

薛　保　哎呀，吓煞老奴了！

張　氏　不知送信的被何人所差？

薛　保　来人言道：系奉一店主人所差，东人到彼，就住在他的店中，行医度日。一天，被人請去看病，路間墜馬而亡。店主人已代备衣衾棺槨，停放庙中了。

張　氏
刘　氏
王春娥　苦命的夫哇！（哭介）

薛　保　三位主母且免悲伤，老奴有一言告禀。

張　氏　有話就快說吧！

薛　保　想老爷命丧外边，这灵柩还是搬取回来才是呀！

張　氏　自然应該搬取回来。只是我們这一家子孤兒寡妇，誰能去呢？

薛　保　嗐！少不得老奴走走。

張　氏
刘　氏
王春娥　你偌大年紀，怎能長途跋涉？

薛　保　老奴么？虽然年迈，身体倒还康健。况且老奴受恩深重，此事不办，还要老奴何用？

張　氏
刘　氏
王春娥　你这样忠心，我們实在感恩非淺！

薛　保　折煞老奴了！

張　氏　但不知你几时啓程呢？

薛　保　收拾包裹，即刻登程。

張　氏
刘　氏　如此待我們来帮助你收拾。（收拾包裹交薛保背介）薛保
王春娥

此去，一路須要小心！

薛　保　老奴此去万無一失。只有一件，老奴放心不下。

張　氏
刘　氏　何事放心不下？
王春娥

薛　保　只有小东人年幼，望主母等格外調护才是！

張　氏
刘　氏　这个不劳嘱咐，我們自然加意調护。
王春娥

薛　保　哎，主母哇！

（唱）老东人遭不幸出外丧命，
　　薛門中后代根只此一人；
　　那睡眠与飲食調护要紧，
　　每日里無事故不得出門。
　　辞主母忙登程你把門关定，
　　到那里搬尸骨我即刻回程。（下）

張　氏　（唱）賢妹等且回房等候音信，

王春娥　（唱）可嘆他年迈人远走一程。

〔同下〕

第　八　場

〔四龙套、一將、四太监、一大太监、薛衍引景泰帝上〕

众　　来到边关。

景泰帝　傳旨关上去者！

大太监　关上去者！

众　　啊！

〔同下〕

第 九 場

〔張氏上〕

張　氏　老头子死的早，半夜里睡不着。(坐介)

我、張氏。丈夫一死，实在难过。

〔刘氏暗上，听介〕

張　氏　往日，今天不在我屋里睡，还盼明天；明天不在我屋里睡，还盼后天……这些天总是这么悶的慌，眞煩哪！

刘　氏　(背工介)她講的有理。

張　氏　往后一想，眞是沒边兒沒头兒，看起来日子長了，怎是个了手哪？我本来是一心守节，要是守着不妥当，就不如不守。再說他活着的时候总爱二娘、三娘，几天也不准找我一趟，現在我給他守什么节呢？兒子又不是我养的，守到將来，又有什么意思呢？前者我偸着找了一个媒婆，說好一家，我不免收拾收拾，即刻前去。

刘　氏　(进門介)哈哈！大娘你好狠心哪！

張　氏　我也沒打你、沒罵你，我怎么狠心啦？

刘　氏　你剛才所說的話，我都听見啦！

張　氏　剛才那是我心里的話，想不到竟說出口来啦。

刘　氏　你一說出来，我可就听見啦。

張　氏　你旣是都知道啦，那么你的意思怎么样哪？

〔王春娥上〕

王春娥　理完針黹拋殘綫，主母房中去問安。(欲进又止，听介)

刘　氏　眞是有智謀、有見識。我也托人說好了地方了，只是我还沒告訴你。

張　氏　看起来我們倆人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刘　氏　我們哪配說“英雄”啊！

張　氏　你哪兒知道，世上自命为“英雄”的，旁人在背地里看着他跟我們倆人一样。

刘　氏　本来是嗎！哪兒有飯吃，就上哪兒，管他姓張、姓李呢？这叫“識时务者为俊杰”。

王春娥　無有廉耻的东西，眞眞地气死我也！（气下）

張　氏　說不到“英雄”不“英雄”，我是应当改嫁，你却不該。

刘　氏　怎么？

張　氏　你有亲生兒子呀！

刘　氏　那不能这么說呀，你还是正夫人哪！

張　氏　閑話少說，我們將細軟的东西，收拾收拾，赶紧溜之大吉。

刘　氏　你我各自回房收拾去吧！

張　氏　（唱）莫怪我二人不要臉，

刘　氏　（唱）空房守节太难堪。

〔同下〕

第　十　場

〔薛保上〕

薛　保　（唱）晝夜里赶程途風塵扑面，

为东人顧不得露宿風餐。

适才間把灵柩停在外面，

見了那众主母細說一番。

有請主母！

〔王春娥領薛倚哥上〕

王春娥　（唱）可恨那二賤人心腸改变，

撇下了小嬌兒另嫁夫男。

掌家回来了！

薛　保　回来了。

王春娥　老爷的灵柩呢？

薛　保　現在外面。

王春娥　随我前去哭奠一番。

薛　保　随老奴来。

〔圓場。薛保看介，猜疑介。王春娥見灵跪介〕

王春娥　（唱）見灵堂好一似深宵夢境，

不由我王春娥珠泪淋淋。

自从老爷丧了命，

实可恨無廉耻兩个賤人，

抛下了小嬌兒無人照应，

又誰知他二人心腸改变、席卷家財、反穿罗裙、另嫁他人。

思前想后泪难忍、泪难忍，

我的夫啊！

还望老爷显威灵。

薛　保　三娘，不要啼哭，保重要紧！

〔王春娥起立，哭介〕

薛　保　适才听三娘之言，莫非兩位主母改嫁去了？

王春娥　不但改嫁，把家中財物席卷一空。

薛　保　我把你們这無耻的賤人哪！

（唱）老东人待你們仁至义尽，

为什么狠心腸反穿罗裙？

要改嫁只管走也不要紧，

却忍心將財物又帶与他人！

我这里越思越想越可恨，

恨不得我打上他的門庭！

〔薛保欲行介，王春娥攔介〕

王春娥　掌家还是忍耐些吧！

薛　保　怎么？

王春娥　啨，你我同是为人奴婢，生气也是無益呀！（哭介）啊啊啊……

薛　保　三娘說的是。只是叫老奴怒气难消！

王春娥　家中財物，被她二人席卷一空，教我們这寡妇孤兒怎生度日！

薛　保　这倒容易。但只一件要問三娘。

王春娥　何事問我？

〔薛保向外望，又看灵介〕

薛　保　哦哦哦，不知三娘尊意如何？

王春娥　奴家适才跪在灵前，已發下誓願，一心要保护孩兒，至死也無二意。

薛　保　好哇！主母如此賢德，老奴就是討飯，也要奉养东人。

王春娥　先將老爷灵柩擇日安葬要紧。

薛　保　遵命。

王春娥　随我来呀！

（唱）手拉嬌兒后堂进。

〔王春娥拉薛倚哥哭下。薛保哭泣介，看介〕

薛　保　（唱）怎不叫人痛伤心！（下）

第十一場

〔四番兵、番將上〕

番　將　适才有人报道，南朝来了一位大官。你我乘其不备，杀进关去，搶他些銀錢、美女回来，也好受用受用。巴圖嚕，杀上前去！

四番兵　啊！

〔景泰帝、薛衍、一將官上。四番兵搶景泰帝、薛衍下。番將与將官打介，將官敗下〕

番　將　嘖嘿！你們这伙东西，看起来是打胜不打敗！回去分贓去了。（下）

第十二場

〔薛保上〕

薛　保　（引）寡妇孤兒，五六載，熬遍寒饑。

自从家主遭变，大娘、二娘頓忘結髮恩情，欣然再醮，把一个三四岁的小东人狠心撇下。若無三娘苦守，这薛門中豈不絕后了么？可恨那兩个狠心的妇人，临出門时，把家中財物席卷一空。可憐我們衣單食缺，亏得三娘織机度日。老汉虽然年迈，身体倒还强健，每日打上几双草鞋，借以糊口。天哪！但願我家小东人長大成人，博得一官半职，我亦就死而無怨了。看日已过午，目力尙清，不免打起草鞋便了。

（唱）想当年老东人不幸命丧，

撇下了主僕們苦度时光。（矮坐介）

趁此时日当午眼清神亮，

我只得把草鞋赶做几双。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唱）服侍了小倚哥把学去上，

將家俱收拾妥离了厨房。(进介)

院公!

薛　保　三娘来了?

王春娥　来了。

薛　保　灶上可曾收拾完了?

王春娥　收拾完了。

薛　保　如此你我赶些活計，若能多些收入，我們的家用就不用着急了。

王春娥　院公說的是。今早有人把旧衣服拿来补縫，我不免就此收拾起来。

〔王春娥、薛保同做活介〕

王春娥　唔，天哪!

(唱)王春娥忙拈針且把綫引，

想起了从前事好不伤心。

薛老爷在家中何等荣幸，

到而今只落得苦度光陰。

薛　保　三娘啊!

(唱)三娘不必兩泪淋，

老奴言来听分明:

老爷虽然丧了命，

薛倚哥还是后代根;

望三娘你要勤教訓，

將来定为人上人;

有朝一日得上进，

那时节三主母你还要官誥荣身。

王春娥　只怕是妄想!

薛　保　啊，三娘!

王春娥　掌家！

薛　保　据老奴看来，小东人資性聰明，讀書必然有望。只是恐他出了書館，未必肯自己用功，三娘夜間要督催他的功課才好。

王春娥　掌家說得不差，我也曾想到。（嘆气介）嗐！只是無錢去买灯油，这便怎么处？

薛　保　这有何难？待老奴每日多赶出一双草鞋来，也就有了。

王春娥　只是又难为你了。

薛　保　說什么难为不难为，老奴鞋已做完，先卖上兩双，买些灯油，明日再赶做兩双也就是了。

王春娥　如此甚好。

薛　保　待老奴前去。

王春娥　油瓶在此，快去快来！（下）

薛　保　遵命。（提瓶、鞋，圓場介）不將辛苦易，难进世間財。到了。啊，油店掌櫃請了！

掌　櫃　（內）請了。

薛　保　現有草鞋兩双，要换些灯油，可使得么？

掌　櫃　（內）草鞋兩双，可换灯油四兩。

薛　保　多給一些吧！

掌　櫃　多給一些就是。

薛　保　謝謝了！（换油介）这就好了。小东人夜間讀書，有了灯亮了。正是：慢說草履微微業，又得書窗一夜明。（嘆介，下）

第十三場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守冰霜，貞节为本；忍飢寒，教子成名。

今日倚哥上学攻書去了，閑暇無事，不免到机房織絹一番便了。正是：云霧不知天早晚，雪深哪辨路高低。

(唱)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嘆，

思想起从前事好不慘然：

奴好比南来雁失群無伴，

一家人又好似浪里舟船。

將身兒来至在机房織絹，

等候了我的兒轉回家园。

薛倚哥　(內)走哇！(上)

(唱)薛倚哥在学中懶把書念，

怀抱着聖賢書轉回家园。

众学友一个个說長道短，

都說我無娘亲难解其言。

因此上回家去与母分辯，

〔薛保上〕

薛　保　到門口探望探望。

薛倚哥　(唱)又只見老薛保站立門前。

薛保！(揖介)

薛　保　东人回来了？

薛倚哥　回来啦。我媽哪？

薛　保　現在机房織絹。

薛倚哥　待我去見。

薛　保　来来来，先随老奴用飯。

薛倚哥　我見了我媽，回来再吃飯。

薛　保　見过母亲，就要来呀！

薛倚哥　是啦。我就来。

薛　保　哈哈哈……眞眞地难得呀！（下）

薛倚哥　（唱）听説是我母亲机房織絹，

走上前施一礼兒問娘安。

參見母亲！

王春娥　罢了。我兒回来了？

薛倚哥　回来啦。

王春娥　为何今日下学甚早？

薛倚哥　先生不在学中，故尔下学甚早。

王春娥　拿書来背。

薛倚哥　媽呀，吃完了飯再背吧！

王春娥　背了書再去用飯！

薛倚哥　要背就哅……背！

王春娥　將臉朝外！

薛倚哥　嘔！臉朝外。

王春娥　背呀！

薛倚哥　媽呀，我忘了書尾啦。

王春娥　敢是要提头？

薛倚哥　不錯，是提头。媽呀，你提我一句吧！

王春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薛倚哥　嘔，"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哪！

王春娥　"为——"

薛倚哥　"为——"媽呀，"为"什么呀？喂猫啊，喂狗哇？

王春娥　"为人謀而不忠乎？"

薛倚哥　嘔，"为人謀而不忠乎？""不忠乎"，"不忠乎"媽媽你好糊塗。

王春娥　往下背！

薛倚哥　往下背！

王春娥　叫你往下背！

薛倚哥　叫你往下背！

王春娥　唗！

薛倚哥　唗！

王春娥　小畜生！我指望兒在学中用心攻書，誰想兒在外貪玩，豈不誤了兒的青春年少？还不与我跪下！

薛倚哥　要跪就嗬……跪！

王春娥　畜生哪！

薛倚哥　畜生哪！

王春娥　（唱）小奴才不讀書把娘气坏，

有几个年幼人兒且听来：

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太宰，

石敬塘十三岁拜將登台。

那都是父母养非神下界，

难道說小奴才禽兽投胎？

也罢！

手执家法將兒打，

薛倚哥　（唱）你打人家的孩兒却为何来？

媽呀，你要打，自己生一个打，养一个打。打别人的孩兒，好不害羞，好不害臊噢！

王春娥　兒呀，这兩句話是哪个教道你的？

薛倚哥　媽呀，我飯也会吃，書也会念，这兩句話还不会說嗎？

王春娥　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惜兒你講迟了！

薛倚哥　你今兒个不打我，我还不說哪！

王春娥　哎呀天哪！

薛倚哥　哎呀地呀！玩去嘍。

王春娥　(唱)小奴才一句話問住了我，

张口結舌無話說。

哭一声薛老爷你在陰曹等我，

我即刻要和你同見閻罗。

〔薛保上〕

薛　保　(唱)小东人闖下了滔天大禍，

好一似烈火上又把油潑。

王春娥　喂呀……(哭介)

薛　保　(唱)見三娘發雷霆机房悶坐，

轉面来問一声东人倚哥。

东人！

薛倚哥　干什么？

薛　保　(唱)你的母教訓你非为之过，

为什么把好言当作了惡說？

东人哪！

薛倚哥　你少管我們家的閑事吧！(推薛保介)

薛　保　哎！

(唱)这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来师之惰。

老薛保进机房双膝跪落、双膝跪落，

三娘啊！

問三娘發雷霆却是为何？

王春娥　(唱)老薛保你不必苦苦哀告，

奴家言来听根苗：

自古道养兒防备老，

又誰知小奴才平白無故、半路途中、跌我一跤、

为的是哪条？

薛　保　(唱)劝三娘休得要珠泪双掉，

老奴言来听根苗：

千看万看看东人年紀小，

望三娘念老爷去世早、只留下这条根苗；必須

要輕打輕責饒恕他这遭、下次不饒。

王春娥　(唱)你道他人小心不小，

說出話来賽鋼刀。

自古道人無千日好，

花开哪有百日嬌。

織什么机来把什么子教？

也罢！

薛　保　三娘忍耐了吧！

王春娥　(唱)割断机头兩开交！(哭介)

薛　保　哎呀！

(唱)見三娘怒冲冲把机头割断，

吓的我老薛保胆战心寒。

我只得走上前好言相劝，

尊一声三主母細听根源：

都只为老东人命丧外面，

是老奴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我才搬尸回还。

啊啊啊，三娘啊！

〔王春娥哭介〕

薛　保　老奴我好恨！

王春娥　恨着何来？

薛　保　三娘！

(唱)恨只恨張刘二氏她把心腸改变，

一个个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王春娥　喂呀！

薛　保　老奴我好喜！

王春娥　喜从何来？

薛　保　三娘！

（唱）喜只喜三主母發下了誓願，

你言道永不改嫁教訓兒男。

〔王春娥哭介〕

薛　保　三娘不言，老奴倒明白了！

王春娥　明白何来？

薛　保　（唱）莫不是也学那張刘二氏心腸改变，

你也要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王春娥　喂呀……（哭介）

薛　保　三娘，你要走，只管走；要嫁，只管嫁！

〔王春娥哭介〕

薛　保　（唱）留下了我老的老、小的小、沿門討飯，

我也要扶养他后代香烟。

啊啊啊……三娘啊！

王春娥　喂呀！

（唱）我哭哭一声老薛保，

我叫叫一声老掌家！

都只为小奴才机房来进，

我叫他拿書来背，他不記毫分。

薛　保　三娘就該打！

王春娥　（唱）手执家法来打定，

薛　保　他怎么样？

他……

王春娥　（唱）他、他、他……說我不是他亲生的娘亲！（哭介）

薛　保　嘔！

(唱)听罢言来才知情，

　　回头埋怨小东人。

东人这里来！

薛倚哥　干什么？

薛　保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薛倚哥　你們俩人唱了半天，怎么倒是我的不是啦？

薛　保　你下学回来，一言冒犯你母亲，就該上前領責才是。

薛倚哥　什么叫"領責"呀？

薛　保　"領責"就是"挨打"。

薛倚哥　挨打疼不疼？

薛　保　挨打焉有不疼之理！

薛倚哥　疼啊，你替我挨去吧。(推薛保介)

薛　保　哎呀东人哪！去与不去，但憑于你；將老奴推倒在地，倘有不测，看你是怎生得了哇啊！(哭介)

薛倚哥　啊薛保，你别哭，我去就是啦。

薛　保　这便才是。

薛倚哥　可是你得教給我呀！

薛　保　好，待老奴教导于你。

薛倚哥　来！你教給我。

薛　保　現有家法在此，頂在头上，跪在你母亲面前，言道：母亲在上，孩兒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現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輕輕落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兒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兒身，疼在娘心。你母亲有愛子之意，她就不打你了。

薛倚哥　这么些个哪，我得念冬三月。

薛　保　哎呀，来不及了。

薛倚哥　你当我真不会哪！这兩句話，我会啦。可是这么着，我媽要打我，你可得拉着点兒！

薛　保　那个自然。

薛倚哥　我去啦！

薛　保　东人回来。你母亲問你，就說是自己講的，不要說老奴教与你的。

薛倚哥　我知道哇！（跪介）母亲在上，孩兒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現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輕輕落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兒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兒身，疼在娘心。媽呀，你饒了我吧！

王春娥　兒呀，你早有这兩句話，也免得为娘一場惡气。

薛倚哥　媽呀，这兩句話是我自己說的，可不是薛保他、他他……教給我的。

薛　保　老奴这里也跪下了。

王春娥　呀！

（唱）老薛保你莫跪一旁立站。

薛　保　多謝三娘！

王春娥　（唱）叫一声小奴才你細听娘言：

遭不幸你爹爹命丧外面，
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还；
你的娘不顧你心腸改变，
一个个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是为娘不改嫁發下誓願，
都只为兒年幼娘心不安；
我送兒到南学把書来念，
怎奈你書不讀只去貪玩。
从今后再不把兒来教管，

或成龙或成鳳娘不阻攔。

薛　保　三娘教訓了吧！

王春娥　(唱)我本当不把兒来管，

老薛保在一旁珠泪不干。

千看万看老爷面，

再把奴才教一番。

也罢！

(唱)手执家法將兒来打！

薛　保　(唱)老薛保上前忙遮攔。

你要打將老奴来打上几遍，

你打我的小东人我心痛酸。

王春娥　(唱)老薛保哭得我心中好慘，

他主僕的恩情重如山。

走上前来用手攙，

兒呀！

从今后要讀書不要貪玩。

薛倚哥　母亲哪！

(唱)蒙母亲今日里教訓一遍，

从今后讀書不貪玩。

薛　保　着哇！

王春娥　(唱)我的兒好好把書念，

薛　保　(唱)要坐高官有何难。

王春娥　(唱)但願得我的兒鰲头独占。

薛　保　三娘！

(唱)三娘教子万古傳。

王春娥　我兒！

薛倚哥　母亲！

王春娥　薛保！
薛　保　三娘！
王春娥　随我来呀！
薛　保　哈哈哈……
〔同下〕

第十四場

〔大太监、景泰帝上〕
景泰帝　（唱）急急催馬往前进，
　　　逃出龙潭虎穴的人。
自从那年被番邦掠去，多亏薛衍卿家設法，才得逃到关前。开关！
〔关將上〕
关　將　何人叫关？
景泰帝　卿家快快开关！
关　將　原来是万岁！开关！
〔关將出关迎景泰帝进介，挖門，參見介〕
关　將　为臣接駕来迟，罪該万死！
景泰帝　这也無可如何。
关　將　万岁怎样逃得回来？
景泰帝　寡人此次得以逃回，全仗薛衍卿家之力。只是薛衍尙在番邦受罪，实是教寡人放心不下。
关　將　待为臣設法搭救就是。
景泰帝　赶快搭救要紧。傳旨获駕回朝！
关　將　領旨！
〔同下〕

第十五場

〔張氏上〕

張　氏　(唱)生来命里犯桃花，
　　　　嫁了一家又一家。
　　　　我張氏。自从薛家轉嫁到此，虽則是个破落人家，喜得这后夫是个風流子弟，提起云情雨意来，(乐介)可就比前夫强的多啦。今日丈夫出門去啦，我不免門前卖卖呆兒。
　　　　(唱)吃賑之外無牽挂，
　　　　走过东家又西家。

薛　保　(內)东人随我来！

〔薛保領薛倚哥上〕

薛　保　(唱)一日三餐难得办，
　　　　大娘台前訴艰难。
　　　　数日以来，三娘得病，柴米全完，不能举火。只得帶了小东人，往大娘那里借貸，也好度日。嗐，东人，随老奴来喲！
　　　　(唱)帶东人朝前走左弯右轉，
　　　　不覺得来到了她的門前。(看介)
　　　　啊东人！

薛倚哥　薛保！

薛　保　来的正好，你大娘正在門首。

薛倚哥　这就是大娘嗎？

薛　保　正是。待老奴上前去見。啊大娘！

張　氏　是誰呀？(看介)

薛　保　老奴在此。

張　氏　原来是你老人家？

薛　保　东人过来，見过大娘。

薛倚哥　是。大娘拜揖！

張　氏　这是誰呀？

薛　保　啊大娘，难道不認得了么？

張　氏　不認識。

薛　保　喏，这就是薛倚哥小东人哪。

張　氏　嘔！这就是倚哥呀？

薛　保　正是。

張　氏　这是到哪兒去呀？

薛　保　特来拜見大娘。

張　氏　来找我！有什么事呀？

薛　保　啊东人，把苦情告訴你大娘。

薛倚哥　大娘啊！

（唱）这些天身無衣肚內無飯，

望大娘發慈悲速賜周全。

薛　保　大娘，难的很哪！

〔張氏不睬介〕

薛　保　啊！

張　氏　嗐，誰家又有吃、有穿哪！

薛　保　（背工介）不像啊？（对薛倚哥介）小东人再求上一求。

薛倚哥　大娘啊！

（唱）望大娘你要看先人之面，

也免得餓死兒断絕香烟。

張　氏　你这話說差啦！

薛　保　怎么說差了？

張　氏　我在薛家受过什么好处，叫我看先人、看后人的？

别說沒有；就是有，也不能借給你們！

薛　保　这是为何？

張　氏　先前在他家，也沒有受过他什么好处。我如今改嫁了，更是不相干啦。

薛　保　大娘在薛家难道一些好处也無有么？还該看在老东人的面上才是。

張　氏　你該找找你的亲娘去呀！

薛倚哥　亲娘那里兒还未去，特来先看大娘的。

薛　保　是啊，先来拜見大娘的呀。

張　氏　别絮絮叨叨的啦，赶快去吧！倘若我丈夫回来，有些不方便。再要絮叨，我可就沒好听的啦！

薛　保　嗐，大娘，你此言差矣！当年老东人在世，是何等的恩爱。如今小东人找上門来，有得借，哼哼……；無得借，也要好好言講。难道小东人到此，連杯茶也不能吃么？

張　氏　茶呀？

薛　保　嗯！

張　氏　沒給您預备！

薛　保　嗐，可惜我年迈快要死了！

張　氏　不年迈，又怎么样啊？

薛　保　老汉若是不死，倒要看看你是怎样的下場！

張　氏　薛保，你在我这兒無情無礼，难道我就罵不得你嗎？

薛　保　怎么，你还要罵我？

張　氏　你是薛家的老奴才，我怎么不能罵你？

薛　保　是啊，不錯，我是薛家的老奴才，你是薛家的什么人哪？

張　氏　这个！

薛　保　哪个？我把你这老不賢哪！
　　　　(唱)休罵薛保奴才性，
　　　　　　你是薛家什么人？
張　氏　說不过他，我关門进去，躲了他。(关門介)呸！我把你这老狗才！(下)
　　　　〔薛保气介〕
薛倚哥　大娘关門进去了。薛保，我們也回去吧！
薛　保　嗐！也只好是回去。哎！不想世間竟有这样薄情的妇人！
薛倚哥　我們还去找找二娘去嗎？
薛　保　看大娘这般光景，去到二娘那里也無什么好处。不要去了，回去吧！
薛倚哥　(哭介)喂呀！二娘是我亲生之母，难道也这样不成？我巴不得要見我亲娘一面，怎能不去哪！(哭介)
薛　保　东人，不要啼哭。你一定要去？
薛倚哥　一定要去！
薛　保　如此去！去！去！(圓場介)当日恩情全不管，何意相逢出恶言。此門就是。待老奴前去叩門。(叩門介)里面有人么？
刘　氏　(內)誰呀？
薛　保　啊小东人，里面答話的，就是你的亲娘。
薛倚哥　哎，我那亲娘啊！
薛　保　不要啼哭，即刻就要見面了。二娘开門来！
　　　　〔刘氏上〕
刘　氏　誰呀？(开門介)
薛　保　啊二娘，老奴在此。
刘　氏　原来是老人家！

薛　保　小东人，这就是你的亲娘，上前見过。

薛倚哥　哎呀亲娘啊，你撇的兒好苦啊！（哭介）

刘　氏　这就是倚哥嗎？

薛　保　正是小东人哪！

刘　氏　这是你父亲命短，不是我要撇你呀！

薛　保　如何？与那边的光景一样啊！

薛倚哥　（跪介）哎呀亲娘啊！

（唱）亲娘不把兒照管！

刘　氏　叫我怎么照管你哪！

薛倚哥　（唱）怎不叫人心痛酸。

每日思娘肝腸断！

刘　氏　就是"断腸"也是沒用啊！

薛　保　啊，怎么說"断腸"也無用啊！

薛倚哥　（唱）今日特来問娘安。

孩兒今日一来問候母亲，二来因庶母染病在床，柴米全完……

薛　保　柴米全完！

薛倚哥　难以度日……

薛　保　难以度日！

薛倚哥　要向母亲暂借几文……

薛　保　是呀，不拘多少。

薛倚哥　日后自当加倍奉还……

薛　保　加倍奉还！

薛倚哥　只求母亲念在骨肉之情，不要叫孩兒空来空回。

薛　保　是呀，不要叫小东人空来一趟啊！

刘　氏　别哭了，你起来吧！

薛　保　（拉薛倚哥介）小东人起来，小东人起来。

刘　氏　要借錢，是万不能够的！

薛　保　这是什么話呀？

刘　氏　我自改嫁到此，你晚爹又穷、又好賭，連自己的衣食还不够哪，哪兒有銀錢借給你哪？

薛　保　說得倒也干淨！

刘　氏　老人家！

薛　保　哦！

刘　氏　你去对那春娥丫头說：当初說过，誰也不干涉誰。怎么今天又来搗乱哪？

薛　保　哎呀呀！

薛倚哥　啊母亲，須念母子之情才好，怎么說起当初和庶母嘔气的話来了？

薛　保　是啊！这是旧話，提它作甚。还望二娘慈悲慈悲吧！

刘　氏　我是軟心腸的人，禁不住你們这么哀求。

薛倚哥　母亲轉意了！

薛　保　好，有望了！

刘　氏　錢在这兒，拿去吧。

〔倚哥接介、喜介。薛保看介，怒介〕

薛　保　二娘啊！

（唱）此来望你行方便，

不想你心腸鉄样坚。

羞得老奴無顏面！

小东人，銅錢在哪里？

薛倚哥　这不是嗎？（乐介）

薛　保　拿来拿来！

薛倚哥　我要我要！

薛　保　嗐，無志气！（扔介）呀、呀、呸！

（唱）薛門中不缺你这兩文錢！

〔薛倚哥哭介〕

薛　保　小东人不要啼哭，这兩文錢老奴还有哇啊！

刘　氏　怎么着，你們不要哇？

薛　保　不希罕！

刘　氏　不要我要。（拾介）如今是沒什么說的啦吧？給你錢，你也不要，就請吧！

薛倚哥　哎呀亲娘啊！孩兒巴不得在母亲身边多挨一刻也是好的。母亲怎么这样的嫌弃孩兒呀？

刘　氏　甭說一刻，就是一天，也沒用啊！

薛　保　嗐，小东人回去吧！（領薛倚哥介）

刘　氏　走吧！

薛　保　（看介）像你們这样的妇人，难道改嫁之后，母子之情就一点也無有了么？

刘　氏　古来就是这个样兒，也不光我一个人兒呀！

薛　保　（恨介）我把你这——

刘　氏　呀呸！老狗才！不識抬举！（推介，关門介，下）

薛　保　嗐！我把你这賤……我要駡她一頓，只是小东人在此，不好开口。哎呀小东人，你的亲娘尚且如此，那大娘就不必怪她了。快些回去吧！

薛倚哥　（哭介）喂呀院公啊！

薛　保　怎么？

薛倚哥　这样回去，怎么对我那庶母言講？

薛　保　哎呀东人哪！看你的亲娘如此光景，怎么你还叫她“庶母”？

薛倚哥　叫什么？

薛　保　就該叫她嫡嫡亲亲的“亲娘”才是啊！

薛倚哥　以后叫她"亲娘"就是。

薛　保　啃，可憐哪！不要說了，回去吧！

(唱)轉过街头往前进，

不觉来到自家門。

薛倚哥　母亲开門来！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唱)我兒借貸出了門，

倒叫为娘挂在心。(开門介)

我兒回来了？

薛倚哥　母亲！

薛　保　將方才的言語，要一一告訴你母亲。世上竟有这样狠心的妇人，眞眞地气死我也！(下)

王春娥　我兒此去，莫非受了苦了？

薛倚哥　(哭介)母亲哪，啊，啊，啊……

王春娥　哎呀兒呀！怎么不言不語，只顧啼哭？

薛倚哥　孩兒奉母亲之命，先到大娘家去——

王春娥　大娘怎么看待？

薛倚哥　那大娘全然不睬。后来又往亲娘家去——

王春娥　亲娘自然不同了。

薛倚哥　哎呀亲娘啊！益發不要說起，苦死孩兒了！(哭介)

王春娥　这般光景，为娘早已知曉，也不必說了。只要我兒用功上进，自有你我母子出头之日。

薛倚哥　孩兒以后一定用功上进就是。

王春娥　好哇！这才是娘的好孩子。厨房还有給兒留的一碗剩飯，随娘来用吧！(哭介)

薛倚哥　母亲哪！

(唱)今朝發下洪誓願，

王春娥　(唱)但望云中早着鞭。

薛倚哥　(唱)有朝一日得荣显，

王春娥　(唱)不枉为娘苦一番。

兒呀，随娘来呀！

〔同下〕

第十六場

〔四青袍、二家院引薛衍上〕

薛　衍　(引)护駕番邦，蒙聖恩，衣錦还乡。

下官、薛衍。只因那年护駕北狩，聖駕幸回，將下官留陷胡地，直到如今，方得逃回。聖上因我护駕有功，封为兵部倘書之职。今日衣錦还乡。家院！

家院甲　有。

薛　衍　你要乘程前进，先报与大夫人、二夫人知道。

家院甲　遵命。(下)

薛　衍　船只可曾备妥？

家院乙　早已齐备。

薛　衍　吩咐上船去者！

〔同下〕

第十七場

〔張氏上〕

張　氏　(唱)嫁了一个又一个，

誰的丈夫比我多！

我張氏。只因薛郎早逝，改嫁后夫，既喜風流，又多憐惜。只說是終身有了靠啦，不想他又死啦。我想左右是改嫁过的了，还守的什么节？故此把他留

下的这几件衣服，拿到河边去洗干淨嘍，等到滿七之后，帶着它改嫁便了。

(唱)且到河边把衣洗，

　　只得忍耐到五七。

来到啦，待我洗起来。

〔鳴鑼。四青袍、家院乙、薛衍乘船上〕

薛　衍　家院！

家院乙　有。

薛　衍　吩咐將兩旁吊窗打开，把船緩緩而行。

家院乙　遵命。

薛　衍　(唱)离却故乡十余載，

　　今日才得轉回来。

下官多年未回，喜得乡关如故，風景不殊。

張　氏　(看介)好一只大官船哪！

薛　衍　(見介)啊！

張　氏　(見介)哎呀！(下)

薛　衍　哎呀且住！适才見那岸上的妇人，行动举止好似我妻——(看兩旁介)退后！

〔四青袍退后介〕

薛　衍　好似我妻張氏模样。为何如此狼狽？难道我这几載未得回家，他竟改——嗐，豈有此理！若說"改嫁"二字，那春娥丫头或者有的。刘氏二娘，若是孩兒已死，这也难保。那張氏夫人么，他乃名門大族之女，怎肯做此亡廉丧耻之事？嗯，只怕不是的。只是临去之时，为何又是这样的惊惶？叫我好不明白！(看介)家院！

家院乙　有。

薛　衍　催舟！

(唱)适才此事眞奇怪，

　　倒叫下官挂心怀。

〔同下〕

第十八場

〔張氏上〕

張　氏　(唱)适才一事眞可怪，

　　白晝見鬼为何来！

哎呀吓死我了！好奇怪呀！方才那位官員，好像是薛郎模样，难道他当初沒死不成么？要是沒死，那口棺木又是哪兒來的哪？縱然是面貌相同，也沒有这么一样的呀！难道他还了魂了嗎？就是还魂，这兒离薛家不远，怎么沒听見說呀？哎呀天哪！好叫我不得明白呀！有了，我不免拉着二娘，前去打听打听。正是：雪隐鷺鷥飞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下)

第十九場

〔刘氏提水桶上〕

刘　氏　(唱)可恨媒人將我賺，

　　紅顏又配惡姻緣。

奴家、刘氏。这千刀万剮的媒人把我騙了，嫁了这短命的寃家，天天在外头嫖賭，叫我受尽凄凉。要一开口，非打即罵。現在他又害了病啦，躺在床上起不来，連这淘米打水的事，都得我自己做。天哪！他索兴死了也好，我再嫁一个。如今这般光景，叫

我怎么受的了哇！

（唱）生就紅顏命运舛，

　　天天受苦有誰憐？

来到河边，待我打水。

〔四青袍、家院乙引薛衍乘船上〕

薛　衍　（唱）适才見大夫人浣衣河畔，（見介）

　　呀！

　　　　为什么見二娘又立河边？

刘　氏　（惊介）哎呀，来的好像我丈夫薛衍啊！

薛　衍　一些也不差，确是刘氏二娘啊！

刘　氏　哎呀！

　　（唱）莫不是陰魂还未散？

　　　　怨奴改嫁又来纏。

　　呀呸！（提桶跑下）

薛　衍　事有可疑！（坐介）家院过来！

家院乙　有。

薛　衍　你赶紧上岸到我家中，报与大夫人、二夫人知道，說我已荣归故里了。

家院乙　遵命。（欲下介）

〔家院甲上，登船介〕

家院乙　怎么回来了？

家院甲　回来了。参見老爷！

薛　衍　啊，怎么你回来了？

家院甲　小人奉命前去报信，此地只有一家姓薛。他們言道：并沒有什么老爷在外居官。

薛　衍　这倒奇了。尔等暂且慢行，待我探望一回。（换衣介）將船慢慢行者！

（唱）下得船来往前趲，（下船介）

且到家中探一番。

〔众分下〕

第二十場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嬌兒进京去求名，不知何日轉回程。

奴家、王氏春娥。自从孩兒上京赶考，兩月有余，杳無音信，好叫我放心不下。适才外面言道：說有薛老爷衣錦还乡，我思量是倚哥孩兒得中回来，哪知不是，叫奴空自喜欢一回。不免收拾針黹，以消愁悶。

〔薛衍上〕

薛　衍　穿街过小巷，来到旧門牆。

已到自家門首，为何这般冷落？待我叩門。开門来！

王春娥　是哪个？（开門，見介）哎呀，打鬼打鬼！

薛　衍　何出此言？

王春娥　哎呀老爷呀！我在此替你撫孤守寡，教子成名，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反来惊吓于我？

薛　衍　这又奇了！我好端端的幷未曾死，怎說是鬼？

王春娥　前者你在开封丧命，薛保已將灵柩搬运回来，怎說不曾死啊？

薛　衍　焉有此事！你是怎么知道我死，是何人前来送信？

王春娥　有一店家前来报信，說老爷被人請去治病，归途墜馬而死！

薛　衍　想是我徒弟馮謙，冒我姓名行医度日，墜馬而亡，

誤傳到此。

王春娥　此話当眞？

薛　衍　当眞。

王春娥　果然？

薛　衍　嘖，誰来哄你！

王春娥　如此說来，老爷为何总無書信回来呀？

薛　衍　只因卑人护駕北狩，被困番邦，一十余載，今日才得衣錦还乡。

王春娥　呀！

(唱)王春娥听一言喜从天降，

他說是薛老爷轉回家乡。

人人說个个講开封命丧，

却为何人死后又来还陽？

常言道人死后休要妄想，

陰曹府哪有个放鬼的閻王。

莫不是奴家我夢中妄望？

呀！

猛抬头又只見紅日生光。

一霎时云霧散明明亮亮，

不枉我王春娥守节一場。

如此老爷請上，待奴拜見！

薛　衍　(坐介)不要拜了。

王春娥　(唱)今日里得相見大喜过望，

老爷你这些年多受風霜。

薛　衍　你也坐下。

〔王春娥旁坐介。薛保上〕

薛　保　(唱)小东人得中了狀元及第，

急回家报与那三娘得知。

来到自己家門，待我进去。啊三娘！(見薛衍介)啊打鬼！

薛　衍　怎么又是此話！

王春娥　啊薛保，老爷并未曾死。今日衣錦还乡，并非是鬼！

薛　保　如此說来，老奴搬来的那口棺木，他是何人？

薛　衍　那是馮謙公子。

薛　保　原来如此！老奴与老爷叩头！

薛　衍　起来。你老人家，忙忙叨叨从何而来？

薛　保　老奴么？从京中而来。

薛　衍　偌大年紀，到京何事？

薛　保　与老爷报喜：老奴同小东人进京会試，中了狀元，頃刻就要荣归了。

王春娥　怎么，小官人他中了狀元了？

薛　保　中了狀元了。謝天謝地！

王春娥　当謝天地！

薛　衍　你們二人說了半日，是哪一个小官人哪？

王春娥　就是倚哥兒呀。

薛　衍　哈哈哈……原来就是倚哥，眞所謂"悲喜交集"了。来！

薛　保　有。

薛　衍　請你那大夫人、二夫人出来相見哪！

王春娥　(哭介)喂呀……

薛　衍　啊！为何如此？

薛　保　啊老爷，什么"大夫人、二夫人"哪？

薛　衍　就是大娘、二娘啊。

薛　保　嘔，就是她們呀！嗐……（哭介）

薛　衍　啊！为何这般光景？

薛　保　哎呀老爷呀！不提起她們还則罢了；要提起她們，只怕老爷你也要怒髮冲冠，泪流滿面了！

薛　衍　难道他們二人都死了么？

薛　保　死了倒也干净！

薛　衍　（起介）此話怎講？

薛　保　老爷請坐，待老奴告禀。

薛　衍　你且講来！

薛　保　（念）一自人来送訃音，

二人便起不良心；

不是寻端便覓衅，

終朝打罵小东人。

我与三娘礼恭敬，

哪知她不是恨来便生嗔；

所有家私收拾净，

她別抱琵琶……

王春娥　院公少說！

薛　保　是。

薛　衍　只管說来！

薛　保　（念）她別抱琵琶另嫁人！

薛　衍　怎么他二人改嫁了？

薛　保　咳，改嫁了！

薛　衍　气死我也！（气椅介）

王春娥
薛　保　老爷醒来！

薛　衍　（唱）听一言来气难忍，（醒介）

心中惱恨二賤人。

你主僕三人怎生度日？

薛　保　幸得三娘每日織錦，早起晚眠，又替人家做些針黹，供給小东人上学攻書。嗐，老奴与三娘每日不过吃得兩碗薄粥哇啊……（哭介）

薛　衍　哎呀我那賢妻呀！多感你十余載挨飢忍餓，教子成名，莫說下官感激，就是我薛氏祖宗也感恩于地下。請上受我一拜！（拜介）

王春娥　折煞奴婢了！（哭介，拜介）

薛　衍　可恨这兩个賤人，我离家的时节，那样夸口，說是永不改嫁；如今各自去了，眞眞令人可恨！

薛　保　这花言巧語的人，是永远不可信的呀！

〔薛衍看王春娥介〕

王春娥　（哭介）喂呀！

薛　衍　此言甚是有理。只是下官当年在夫人面前，有些無礼了！

〔王春娥哭介〕

薛　衍　下官这里賠礼了！（跪介）

王春娥　老爷請起！

〔家院甲、乙上〕

家院甲
家院乙　參見老爷！

薛　衍　罢了。

家院甲
家院乙　一切行李都已运到門首。

薛　衍　吩咐安置。外面伺候！

家院甲
家院乙　是。（下）

〔四青袍执紅旗引薛倚哥上〕

四青袍　来到府門。

薛倚哥　迴避了！

〔四青袍下〕

薛　保　外面鑼声响亮，想是少主人回来了。（看介）少老爷回来了？

薛倚哥　我母亲呢？

薛　保　現在厅中。

薛倚哥　（进門介）母亲！

王春娥　我兒回来了？

薛倚哥　（向薛保）啊，这是何人？

王春娥　这就是你爹爹。上前見过。

薛倚哥　我爹爹已死，哪有此事？

王春娥　你爹爹当初并未曾死，如今作官回来了！

薛倚哥　豈有此理！啊院公，当初灵柩是你搬回来的，怎說未死？

薛　保　嗐，少老爷呀！老爷当初被于老爷請去护駕，被困番邦，今日方得回来。前番搬来的灵柩，乃是馮公子假冒老爷的姓名，行医度日，路間墜馬而亡，故有此誤。

薛倚哥　如此老爷眞个不曾死？

薛　保　眞个不曾死。快去拜見！

薛倚哥　哎呀爹爹呀！（跪介）

薛　衍　（哭介）我兒起来。夫人請坐。我兒你也坐下。

薛倚哥　告坐！

〔家院甲暗上〕

薛　衍　家院，把荣封誥命請了过来！

家院甲　(取誥命介)誥命在此。

薛　衍　誥命在此，請夫人穿戴！

王春娥　妾身怎敢当此！

薛倚哥　啊母亲，孩兒得中之后，將母亲賢德，表奏朝廷，不日就有勅書前来旌表。(向外)来，取官誥过来！

〔家院乙、一青袍上〕

家院乙
一青袍　誥命在此。

薛倚哥　孩兒也先將官誥帶回，請母亲穿戴。

薛　衍　我兒也有封贈么？

薛倚哥　正是。

薛　衍　啊夫人，越發妙了，这是冠上加冠哪！

薛倚哥　請母亲后面穿帶。

〔王春娥哭介〕

薛　衍
薛倚哥　夫人
母亲不要傷心，后堂穿戴去吧！

〔薛倚哥扶王春娥下〕

薛　衍　家院！

家院甲　有。

薛　衍　吩咐將馮公子灵柩，送往他家乡去吧！

家院甲　遵命。(下)

〔張氏、刘氏上〕

張　氏
刘　氏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薛保老掌家。

薛　保　外面何人講話？(看介)你們二人前来作甚？

張　氏
刘　氏　劳您駕，您告訴老爷，就說我們倆人串了个門子又回来啦。

薛　保　他倒講的輕快！（背工介）倒要告与老爷知道。待我与你回禀。（神气介）

張　氏
刘　氏　喝！闊啦，得回禀啦，原先連吃餅都摸不着！

薛　保　啓禀老爷：大娘、二娘在門首候了半日，無人通报，为此老奴特来报知。

薛　衍　这样無廉耻的妇人，还来見我。快快与我赶了出去！

〔薛倚哥上，出神介，跪介〕

薛倚哥　啓禀爹爹：二位母亲，虽然一时短見，將事作差，如今爹爹若不收留，恐被外人耻笑。可容孩兒收养，以全生身之道。望爹爹海涵，感恩不尽！

薛　衍　旣如此，老院公！

薛　保　有。

薛　衍　看在少老爷的面上，將来命她与夫人看守“貞节牌坊”，吾兒你自去收养他們，永不許見我之面！

薛倚哥　多謝爹爹！

薛　保　（出門介）随我来！

張　氏
刘　氏　上哪兒去呀？

薛　保　命你二人，看守“貞节牌坊”去。

張　氏
刘　氏　要給我們立“貞节牌坊”啊？

薛　保　你二人还想立“貞节牌坊”么？

張　氏
刘　氏　不是想立，要給我們立，也沒有法子呀。

薛　保　呀呸！命你二人与夫人看守“貞节牌坊”。

張　氏
刘　氏　哦！看“貞节牌坊”啊？

薛　保　正是。

張　氏
刘　氏　有飯吃沒有？

薛　保　飯倒有的吃。

張　氏　妹子，有的吃就行。

刘　氏　对啦，不必往别处跑啦。

張　氏
刘　氏　如此，走！

薛　保　嗐！

〔薛保帶張氏、刘氏下。家院乙上〕

家院乙　啓禀老爷：适才府中报道，將有聖旨到来。

薛　衍　知道了。（向倚哥）看你母亲，可曾冠戴齐整？

薛倚哥　遵命。（下）

薛　衍　伺候更衣，預备接旨。（更衣介）

〔薛倚哥上〕

薛倚哥　啓禀爹爹：母亲不肯穿戴，这便如何是好？

薛　衍　告知你母亲，聖旨已下，再不肯穿戴，那就是抗旨了。

薛倚哥　是。（下）

太　监　（內）聖旨下！

薛　衍　香案接旨！

〔薛保、薛倚哥、王春娥上。四太监、大太监捧旨上〕

太　监　聖旨下！跪听宣讀。詔曰：尔王氏春娥，以箕帚微資，砥礪冰霜苦节，撫他人所弃之亲生，延薛氏垂危之一脉，封为貞节夫人，建坊旌表。薛衍进秩太傅。薛倚哥授为侍郎。薛保特賜冠帶荣身。并特賜御書匾額为忠孝节义之門。欽哉謝恩！

薛　衍
王春娥
薛倚哥
薛　保　万万岁！

薛　衍　吩咐將匾額悬挂中堂，焚香供奉。

家院乙　是。

薛　衍　有劳公公远步！

大太监　豈敢豈敢！这个——薛先生！

薛　衍　公公！

大太监　你家义僕薛保，現在何处？

薛　衍　这就是薛保。啊老人家，过来見过公公！

薛　保　薛保叩見公公！

大太监　請起請起。你成全他薛氏一脉書香，皇上天天念道你。

薛　保　小人担待不起！

大太监　咱家告辞了！

薛　衍　有慢公公！

大太监　豈敢豈敢！正是：皇皇天子使，馳驟去如飞。

〔四太监、大太监下〕

薛　衍　吩咐后堂摆宴，与夫人賀封！

众　　　是。

〔尾声，同下〕

御　碑　亭

刘砚芳藏本

提　要

王有道应試。其妻孟月华回家扫墓，归途遇雨，避于御碑亭。适柳生春入城应考亦入亭避雨，男女同宵，暗室不欺。王試畢归，聞之大怒，具書送孟归宁，暗地休弃。

主考官申嵩，閱柳文三次落卷，仍归案头，疑有神助，因列柳于榜尾。悬榜之日，王亦得中。

迨新进士謁見，申特問柳。柳以御碑亭避雨事实告，众皆感佩。王明眞相，后悔莫及，亦以休妻事相告。遂奉师命負荆請罪，夫妻言归于好；并將妹許配柳生。

剧本有宣揚封建倫理道德、闡明因果报应之处，且上四值功曹、朱衣神等。为提供他日整理改編資料，特將原始材料原样刊出。

此剧經臧嵐光先生协助校訂。

第　一　場

〔四紅文堂、二旗牌上，站門。申嵩上〕

申　嵩　（引）君正臣賢，享太平，盛世丰年。

（詩）文章政事兩評論，

不負先祖与国恩；

犹恐此心終未尽，

夜深常自暗思忖。

下官、申嵩，乃南直人氏。賜进士出身，官居礼部。今当甲辰科会試之期，蒙聖恩欽点大主考总裁官。自应封門迴避，收拾入場。来！

旗　牌　有。

申　嵩　吩咐外廂开道，貢院去者！

旗　牌　外廂开道，貢院去者！

众　　　啊！

〔同下〕

第　二　場

〔王有道上〕

王有道　（引）磨穿鉄硯，这襟怀，不讓前賢。

（詩）讀尽詩書身复寒，

文章滿腹未为官；

月中丹桂高攀易，

金殿鰲头独占难。

卑人、王有道。乃浙东人氏，寄居京华。不幸父母双亡，娶妻孟氏，十分賢德。妹子淑英，聪明伶俐，年方二九，尚未許字。想我苦讀詩書，未能得中；今当甲辰科会試之期，自应打点进場。不免將娘子、賢妹喚出，囑咐一番，也好入場。啊，娘子、賢妹哪里！

〔孟月华、王淑英上〕

孟月华　亲操井臼侍衾裯，

王淑英　靜隐紗窗花絹綉。

孟月华　官人！

王淑英　哥哥！

王有道　娘子、賢妹，一同坐下。

孟月华　喚我們出来何事？

王有道　今当甲辰科会試之期，你們好生看守門戶，我好入場。

孟月华　恭喜官人，今科入場必定高中！

王淑英　哥哥，我嫂嫂备得有酒，与哥哥餞行。

王有道　哈哈哈……足見盛意。我当立飲三杯。

孟月华　待奴把盞！
（唱西皮原板）
　　奴这里夫妻情把酒奉敬，
　　准备着显父母荣耀門庭。

王有道　（唱西皮原板）
　　多謝你賢德心喜之不尽，
　　这一科必定要身入龙門。

王淑英　（唱西皮原板）
　　自幼兒父母亡你我不幸，

这杯酒但願你鰲头独登。

王有道 （唱西皮原板）

謝賢妹体爱我手足情份，

想起了父母的恩無限伤情！

这一科金榜上若有名姓，

也不枉王有道苦讀書文。

施一礼辞賢妹（轉散板）再别閭閻，

赴科場好一似平步登云。（下）

孟月华 （唱西皮散板）

我丈夫可称得博古学問，

此一番必定要魚躍龙門。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那时节賢嫂嫂便有誥命，

打点起精气神好作夫人。

孟月华 （唱西皮散板）

賢妹妹休取笑一同欢庆，

我和你習針黹紧守門庭。

迈步兒且把那綉閣来进，

我和你坐窗前解悶談心。

［孟得祿上］

孟得祿 （唱西皮散板）

才离了孟家庄不多路徑，

不覺得又到了他家門庭。

用手兒推一推关得甚紧，（扣門介）

开門来！

孟月华 呀！

（唱西皮散板）

叩門声好一似山倒雷鳴。

我这里走向前隔門相問，

是哪个？

孟得祿　（唱西皮散板）

我是那孟得祿有事来临。

孟月华　（唱西皮散板）

原来是蠢小厮前来作甚？

且开門放他进細問来因。

孟得祿　請姑娘安！

孟月华　見过小姑娘！

孟得祿　給小姑娘請安！

王淑英　罢了。

孟月华　得祿，你到此何事？

孟得祿　員外、安人說：清明佳节，叫我接您回家祭祖去。

孟月华　原来为此事而来。啊得祿，你姑爷入場会試去了；我若回家，只有小姑娘一人照应門戶，我放心不下，难以回去。

孟得祿　您这話可說錯啦！回家一趟，不过半天的工夫，祭完了祖就回来，又不叫您多住。况且还有姑娘照应門戶，怕什么！要按您这么一說，姑娘出了嫁，难道連祖坟都不祭了嗎？

王淑英　嫂子，旣是員外、安人接您回去祭祖，好在半天兒就回来啦，您就去吧，何必叫他在这兒胡說八道的！

孟月华　旣然如此，賢妹好生照应門戶，我去去就来。

王淑英　您只管放心去吧！

孟得祿　要走就快走，天可不早啦，出了城还有好几里地

哪！

孟月华　賢妹呀！

（唱西皮散板）

为祭祖不敢違父母之命，

少时間即回轉你且放心。

〔孟得祿、孟月华下〕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奴这里急忙忙閉門要紧，

綠窗下做針黹愛惜寸陰。（下）

第　三　場

柳生春　（內）走啊！（上）

（唱西皮散板）

都只为祭祖先上坟要紧，

心兒內恐怕要耽悞功名。

小生、柳生春。曾举孝廉。今当清明佳节，特来祭祖上坟；因我功名心盛，还要赶回入場。呀！看看日色西沉，急早回去便了。

（唱西皮散板）

祭坟台原本是兒孙本份，

見紅日已西沉轉回家門。（下）

第　四　場

〔孟鳴时、張氏、孟月华、孟得祿上〕

孟鳴时　（唱西皮散板）

嘆人生在世間夢幻泡影，

張　氏　（唱西皮散板）

轉眼間尽都是黄土新坟。

孟月华 （唱西皮散板）

顾爹娘福寿齐無灾無病，

孟得祿 （唱西皮散板）

不覺得来到了自己家門。

孟鳴时 每到清明祭祖先，

張 氏 棠梨花下化冥錢，

孟得祿 哭罢归来肝腸断，

孟月华 一盂麦飯又明年。

孟鳴时 咳！想我孟鳴时并無过惡，緣何無子？將来百年之后，何人坟前祭扫？这祖宗的坟台，必成荒坵了！

張 氏 啊員外，每年祭扫回来，就有許多伤感，难道女兒女婿，就不尽半子之劳么？你我下世哪有不祭之理？你何必过虑！

孟月华 爹娘放心，你二老百年之后，女兒自然尽心尽孝。

孟得祿 是啊！姑娘不燒錢化紙，还有我哪。

孟鳴时 嗯！不許多嘴！

孟月华 啊爹娘，上坟已畢，女兒要回去了。

張 氏 才得回来，还未用飯，怎么就要回去？

孟月华 爹娘有所不知。只因你家姑爷进場会試去了，家中只有小妹一人，我实实放心不下，我要回去了。

張 氏 你許久未归，母女并未談心，多住几日，才能叫你回去。

孟鳴时 是啊！多住几日，再送你回去。

孟月华 女兒本当多住几日，服侍爹娘。怎奈小妹年幼，無人照应門戶，放心不下，实实不能多住了。

孟得祿 好容易接您回来，飯都沒吃就要回去，那可不成！

孟月华　啊得祿，方才是你亲眼得見，姑娘一人在家，我怎能放心得下？你怎么也跟着混說起来了！

孟鳴时　既然如此，得祿快去雇乘小轎，送你姑娘回去。

孟得祿　員外，今兒个上坟的人多，轎子怕不好雇吧！

孟月华　既然如此，叫得祿送我回去。

孟鳴时
張　氏　得祿，送你姑娘回去。

孟得祿　是啦。（想介）不好！我肚子疼。哎喲，我肚子疼噢！

孟月华　呀！

（唱西皮散板）

这小厮裴腹痛实屬可恨，

不过是留住我不放回程。

他哪知我心內十分着紧，

假意兒不回去暗地潛行。

啊爹娘，既然如此相留，女兒就改日回去吧。

張　氏　这便才是。

孟月华　哎喲！哎喲！

張　氏　兒呀，你怎么样了？

孟月华　怎么一时我腹內也痛起来了。

張　氏　你快到后面走动走动。

孟月华　是。痛煞我也！

（唱西皮散板）

为什么一陣陣疼痛难忍，

趁此时無人知轉回家門。（下）

孟鳴时　（唱西皮散板）

自古道养女兒本是外姓，

張　氏　（唱西皮散板）

亲父母留不住要回之心。

〔丫鬟上〕

丫　鬟　启禀員外、安人：小姐从后門走了。

張　氏　啊得祿，你快快赶你姑娘回来！

孟得祿　我去赶她！

孟鳴时　不用赶她！我看你們哪个敢去！

（唱西皮散板）

养女兒是外姓去是本份，

你們要赶她回却待怎生？

都与我进內去各自安靜！（下）

張　氏　（唱西皮散板）

好好的上坟回口舌不宁。

〔同下〕

第　五　場

〔四云童、風婆、雨师、雷公、电母上，过場下〕

第　六　場

〔孟月华上〕

孟月华　（唱西皮散板）

我离了孟家庄悄悄前进，

心着急想妹妹独守家門。

步倉忙直走得兩足力尽，

〔四云童、風婆、雨师、雷公、电母上，过場下〕

孟月华　呀！

（唱西皮散板）

頃刻間風云合大雨傾盆。

咳，我好悔也！只顧惦念妹子，瞞着父母回家。行至中途，遇着这样大雨，这便怎么处？啊有了：前面有座御碑亭，我不免到亭內暂且躲避，等候雨住再行便了。

（唱西皮散板）

悔不該在娘家一时任性，
又誰知半途中暴雨来临！
我只得进亭內等候雨定，
但願得風云散即刻天明。

柳生春　（內）走哇！（上）

（唱西皮散板）

正行走猛然間大雨一陣，
只淋得衣襟透遍体寒侵。
忙奔走进亭中避雨遮隐，（欲进亭介）
見一位女娘行先在此存。

哎呀且住！只望进亭避雨，誰知先有一妇人在內。哎！只好在亭外階台站立，等候雨住再行。

〔起初更〕

柳生春　哎！此雨不住，只恐耽悞功名也！

（唱）临入場却又来上坟作甚？
既已来我就該及早进城。
偏偏地又遇着大雨一陣，
怕的是这一場金榜無名。

〔起二更。四云童、風婆、雨师、雷公、电母分上，过場介，分下〕

孟月华　呀！

（唱西皮流水板）

耳听得更鼓响人不見影，

这雷雨止不住却待怎生！
倘此人起下了不良之心，
那时节叫奴家喊叫無門。

〔起三更。二土地上，过場下〕

柳生春　呀！

（唱西皮流水板）

这大雨一陣兒紧似一陣，
脫下了衣衫垫灰塵。
阶台之上权坐定，
手摸胸膛自思忖：
三更人烟俱悄靜，
男女相遇在碑亭；
礼法嫌疑当謹愼，
我淫人妇妇人淫；
感应篇上說报应，
讀書之人要至誠。
戒之在色心拿稳，
怕什么男女夜黃昏！

〔起四更。四值功曹兩边上，站椅子介〕

孟月华　（唱西皮二六板）

鼓打四更心不定，
前思后想胆战惊。
倘若此人不端正，
豈不失了奴的貞节名！
他若問我名和姓，
須当說假莫說眞。
只好听天且由命，

但願風住雨不生。
大家保全存德性，
归家焚香謝神灵。

〔起五更。四値功曹下〕

柳生春 （唱西皮散板）
大雨已停風声静，
云开見月鷄唱鳴。
趁此方便把城进，
我去讓她好趲行。（下）

孟月华 （唱西皮散板）
古人之言今方信，
少年至誠如此君！（下）

第七場

〔四値功曹上，遞表介；朱衣神上，接表介。同下〕

第八場

〔王淑英上〕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我嫂嫂回家去上坟祭扫，
原說是当日回为何一宵？
想必是她爹娘留她住了，
却教奴淸晨起独坐無聊。

孟月华 （內）走啊！（上）
（唱西皮散板）
进城来不見人天时尙早，
行移步到家門用手輕敲。

賢妹，开門来！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天才明是何人来得甚早·

是哪个？

孟月华　为嫂的回来了。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原来是賢嫂嫂开門观瞧。

喲！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孟月华　賢妹呀！

（唱西皮散板）

挂念你冷清清一夜煩惱，

奴这里忙陪罪再叙根苗。

王淑英　您这么早进城，八成是連夜回来的吧？

孟月华　只因惦念妹子，瞞着爹娘，連夜赶回。不想行至中途，忽遇狂風暴雨。

王淑英　您就該找个地方躲躲才是呀！

孟月华　是我躲在御碑亭避雨。

王淑英　是呀，有个御碑亭。怎么样哪！

孟月华　不想随后又来一个少年書生。

王淑英　一个年少的書生？

孟月华　好一个至誠的君子，我二人对坐一宵，未交一言。

王淑英　那亭子里就是你們倆人嗎？

孟月华　大雨傾盆，哪里还有别人？

王淑英　四下無人，你們孤男寡女的，就連話都不說嗎？誰信哪！

孟月华　賢妹呀！

（唱西皮散板）

好一个少年人世間稀少，

我二人無言坐一宵。

王淑英　您这話誰信哪！

（唱西皮散板）

我听你言和語却也好笑，

哪里有柳下惠心不动摇？

孟月华　哇！

（唱西皮散板）

賢妹妹休得要胡言乱道，

为嫂的豈是那水流花飄！（哭介）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妹此言無非是閑言訕笑，

賢嫂嫂你何必性急嚎啕？

走进前忙撩衣躬身拜倒，（跪介）

嫂子！

小妹我再不敢任性胡調。

孟月华　賢妹呀！

（唱西皮散板）

幷非是姑嫂們不許談笑，

这件事非等閑豈能容饒？

王淑英　您这回饒了我，往后我再也不敢了。

孟月华　賢妹請起。

王淑英　謝謝嫂子！（起介）

孟月华　想起昨夜之事，叫人提心吊胆！

王淑英　眞叫人怪害怕的。

孟月华　正是：

一宵云雨正掀天，

危坐碑亭不敢眠；

深感重生柳下惠，

王淑英　嫂嫂我給您配上一句吧！

孟月华　哪一句？

王淑英　此身幸比玉貞坚。

孟月华　嗯！賢妹你又来了？

王淑英　嫂子，我不說了。

孟月华　我身体疲乏得紧，随我到后面歇息去吧。

王淑英　是了。

〔同下〕

第　九　場

〔四云童、天聾、地啞、朱衣神上〕

朱衣神　（詩）聖教相傳理学人，

焚書未必坏于秦；

自从告誡王安石，

八股文章可济貧。

吾乃文昌位下朱衣神是也。今当甲辰科会試之期，奉上帝勅旨，入闈监察善惡，拔取眞才。众云童，貢院去者！

众　啊！

〔牌子，圓場〕

朱衣神　进得貢院，諸生来临，远远望見考試官来也。

〔小吹打。二旗牌、二堂侯引申嵩上〕

〔四云童、天聾、地啞下。朱衣神站申嵩身后椅上〕

申　嵩　（詩）正是文章射斗牛，

今日紫气滿鰲头；

不知誰是掄元客，

打点珊瑚一網收。

来！

二堂侯　有。

申　嵩　命房官呈送荐卷！

二堂侯　是。房官呈送荐卷！

〔四房官兩边上〕

四房官　参見大人！荐卷呈上。

申　嵩　連日辛苦，回房安歇。

四房官　謝大人！

〔四房官兩边下。二旗牌、二堂侯暗下〕

申　嵩　龙蛇笔画暗飞舞，錦綉珠璣照眼明。（看一卷念介）"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即所求以观人，而其品格著矣。夫求者，人心之見端也。人与己分，而君子著，可慎哉！"唔，此卷可取。（看二卷念介）"驗人品于所求，可以得其用心之所在矣"。此卷不佳，弃之而已。正是：文章千古事，安得寸心知！（看三卷念介）"异起而品殊，惟爭于所求焉"。哈哈哈！此卷可以掄元。（看四卷念介）"驗人品于所求，可以得其用心之所在矣"。啊！此卷方才看过，擲于落卷之中，如何又在案上？弃之落卷之內。（看五卷念介）"指君子小人之分，須于所求定之也"。好，此卷也好，列于二名。（看六卷念介）"驗人品于所求，可以得其用心之所在矣"。啊！怎么又是这一卷？方才連落二次，仍存案上，此人定有陰騭，待我仔細斟酌。

〔堂侯上〕

堂　侯　閱卷兩只眼，得心一盞茶。

打鬼！打鬼！

申　嵩　哪里有鬼？

〔朱衣神暗下〕

堂　侯　大人身后有一穿紅老人，点头暗笑，豈不是鬼？

申　嵩　胡說！还不退下！

堂　侯　这是哪里說起？（下）

〔旗牌暗上〕

申　嵩　哎呀，适才堂侯官看見朱衣点头，此人定有陰隲，文章虽弱，必得取中榜尾。發榜之时，詳細查之。来！

旗　牌　有。

申　嵩　將中卷交付提調官，候龙虎日發榜。

旗　牌　遵命。（下）

申　嵩　正是：选擇栋梁为国佐，栽种桃李在門牆。（下）

第　十　場

〔王有道上〕

王有道　哈哈哈……

（唱西皮散板）

　　三場畢只覚得文章高兴，

　　放彩牌喜孜孜出了龙門。

　　归家去我細說合家欢庆，

　　走大街穿小巷来到家門。

开門来！

〔王淑英上〕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家無人偏偏地嫂嫂又病，

　　忙移步走近前問誰扣門。

誰呀？

王有道　为兄回来了！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原来是我兄長开門請进，（开門介）

哥哥！

王有道　賢妹！

（唱西皮散板）

　　你嫂嫂因何故不来开門？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我嫂嫂因避雨身得重病，

　　到今日她还在床上呻吟。

王有道　她得的是什么病哪？

王淑英　哥哥呀！

（唱西皮散板）

　　淸明节孟員外祭扫坟塋，

　　孟得祿接嫂嫂回轉家門。

　　事完畢她念我黃夜回奔，

　　半途中遇見了大雨傾盆。

王有道　啊！你嫂嫂就該找一所在，避雨才是，何必冒雨而归，成什么样兒！

王淑英　她在御碑亭避雨，偏偏地又来了一个少年的書生。

王有道　她就該跑了出来才是呀！

王淑英　雨那么大，她可怎样走哇！

王有道　后来便怎样呢？

王淑英　哥哥呀！

（唱西皮散板）

　　我嫂嫂她本是貞节烈性，

那書生也算得少年老誠；
他比那柳下惠一宵未困，
到天明風雨住才得进城。

王有道　你是怎么知道？

王淑英　这是我嫂嫂亲口告訴我的。

王有道　暗昧不明，有何为証？

王淑英　我嫂嫂有詩一首，以表她貞节之心。

王有道　什么詩句，念来我听！

王淑英　您听着：

一宵云雨正掀天，
危坐碑亭不敢眠；
深感重生柳下惠，

我还替我嫂嫂續上一句：

此身幸比玉貞坚。

王有道　呀呀呸！

（唱西皮搖板）

听一言气得我火燒双鬢，
男共女宿碑亭必有淫心。
我本当打进去將她查問！

王淑英　哥哥臉面要紧。

王有道　呀呀呸！

（唱西皮搖板）

这件事鬧起来臉面何存！

我想此事吵鬧起来，我的臉面何在？若是隐而不言，王有道哇王有道！你豈不成了此道？也罢！不免写封休書，密密封好，叫这賤人出来，就說她爹娘身得重病，送她回去，也免得出丑。啊，蒼头快来！

〔蒼头上〕

王有道　快去雇輛車来，送你大娘回孟家庄去！

蒼　头　是。（下）

王有道　賢妹，方才是你多口，才惹出这場是非。从今以后，少講閑話，才是我的妹子呀！

王淑英　我要知道您是这个脾气，我也就不說了。

王有道　將笔硯端正好了！

王淑英　是啦！

王有道　哎，愧煞人也！

（唱西皮倒板）

王有道提笔泪难忍，

（唱西皮原板）

好难舍夫妻結髮情。

实指望同偕直到老，

又誰知半途風波生？

非是我一旦（轉快板）多薄情，

实实难留下賤人！

只得閉口牙咬定，

白紙黑字写分明：

男女避雨御碑亭，

其中事兒暗不明；

从此休妻任改姓，

割断絲蘿兩离分。

写罢休書（轉散板）打手印，

〔蒼头上〕

蒼　头　車輛到。

王有道　知道了。外廂伺候！

蒼　头　是。（下）

王有道　（接唱西皮散板）

　　密密封好叫她行。

　　賢妹快把你嫂嫂請，

　　就說是孟家庄有人来临。

王淑英　（唱西皮散板）

　　回身我把嫂嫂請，

　　兄長請你出房門。

〔孟月华上〕

孟月华　（唱西皮散板）

　　正在倦臥心煩悶，

　　忽听妹子喚一声。

　　只得勉强来扎掙，

賢妹何事？

王淑英　我哥哥回来了！

孟月华　（唱西皮散板）

　　文章得意賀官人。

官人回来了，文章可曾得意？

王有道　文章么，倒也得意。現有一事替你着急！

孟月华　何事替我着急？

王有道　我方才下場回来，遇見你家得祿，慌慌張張，他說員外、安人因你那日不辞而归，他二老吵鬧一場，身得重病，倒臥在床，叫得祿接你回去。

孟月华　那得祿呢？

王有道　这！我看他着急，叫他先回去了。車輛已在門首，你快快收拾收拾，回家望看你父母才是。

孟月华　喂呀爹娘啊！

（唱西皮散板）

这是女兒不孝敬，

不該說謊暗地行。

連累爹娘身染病！（哭介）

爹娘啊！

〔車夫暗上〕

王有道　（唱西皮搖板）

車在門外快早行。

喏！

这是旁人一書信，

亲手交与你父亲。

孟月华　（唱西皮搖板）

心忙意乱站不稳，

囑咐官人且安心。

賢妹年幼你要多多地照应，

悲悲切切上車行。

〔孟月华上車介，下。車夫随下〕

王有道　（唱西皮搖板）

从前恩爱一时尽，

若要相逢恐不能。

姻緣本是前生定，

我的妻呀！

王淑英　（唱西皮搖板）

你又何必假泪淋？（下）

王有道　（唱西皮搖板）

这是我家門遭不幸，

孤孤凄凄愁煞人。

〔报录人上〕

报录人　报报报，喜来到，

读書之人身荣耀；

金榜題名姓字标，

富貴門前討錢鈔、討錢鈔。

报录的来了，报录的来了！

王有道　你是作什么的？

报录人　我是报录的。

王有道　报的是哪个？

报录人　王有道、王大老爷。

王有道　正是你老爷。

报录人　給大老爷叩喜头！

王有道　罢了，起来。

报录人　是。

王有道　有报單？

报录人　有报單。老爷請看。

〔王有道念报介〕

王有道　"捷报貴府王大老爷印有道，今应甲辰科会試，取中第八名进士"。哈哈哈……我中了！

〔王有道欢喜失态，手掌打报录人的臉介〕

报录人　好，我腫了！小人討賞！

王有道　喜賚么？今日不便，改日来領。

报录人　正是：暫且离此地，改日領錢文。（下）

王有道　十載寒窗苦，今朝姓字香。我不免进內說与妹子知道，打点謁师便了。

（唱西皮散板）

十載寒窗今僥幸，

皇天不負讀書人。

哈哈哈……(下)

第十一場

〔孟鳴时、張氏上〕

孟鳴时　(唱西皮散板)

膝下無兒眉常鎖，

張　氏　(唱西皮散板)

終朝思念泪更多。

孟月华　(內)走啊！(上)

(唱西皮散板)

父母抱恙来归省，

啊？

进門不聞愁嘆声。

爹娘病体好了，待女兒謝天謝地！

孟鳴时　我二老何曾病了？

孟月华　你姑爷出場之时，半路遇着得祿，說你二老气倒在床，接兒回家。嘔，有旁人帶来的書信，爹爹請看。

孟鳴时　拿来我看。(念介)"孟翁鳴时亲手开拆。

瓜田李下各生嫌，

拚向亭台一夜眠；

七出之条亲自犯，

听憑再醮別無言。

王有道休妻孟月华，永斷絲蘿，手模为証。"

哎呀兒呀，这是一封休書哇！

孟月华　待我看来。(接信看介)哎呀！(气倚)

（唱西皮倒板）

一見休書如刀絞！

張　氏　倒是为了何事呀？

孟月华　喂呀娘啊！（哭介）

（唱西皮搖板）

只为回家那一宵。

張　氏　兒回家便怎么样啊？

孟月华　（唱西皮搖板）

行至中途風雨暴，

碑亭避雨惹禍苗。

張　氏　半路途中遇雨，是时常有的，怎么会惹起禍来了？

孟月华　娘啊！

（唱西皮搖板）

随后又来一年少，

孟鳴时　莫非他也是避雨的？

孟月华　（唱西皮搖板）

兩下無言坐一宵。

淸淸白白貞可表，

喂呀兒的娘啊！

誰知他疑心起風潮。

張　氏　王有道哇王有道，我把你这奴才呀！

（唱西皮搖板）

听罢言来心头惱，

無故休妻为哪条？

手拉姣兒將他找，

孟鳴时　且慢！

（唱西皮搖板）

凡事必須忍为高。

你帶女兒前去，倘若那王有道一口咬定，黑夜之間，孤男寡女，嫌疑莫辨，吵鬧起来，名揚四外，你我臉面何在？劝你还是不去的好！

張　氏　难道說此事就罢了不成？

孟鳴时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凡事日久自明。且过几日我去見他，倘若和好，也未可知。

張　氏　只是王有道这个奴才忒过份了！

孟鳴时　不要生气，快陪女兒消愁解悶去吧。

孟月华　喂呀！

(唱西皮散板)

皆因女兒命不好，

連累爹娘費心劳。

此事不知何日了？

孟鳴时
張　氏　兒呀！

(唱西皮散板)

暂且在家住几宵。

〔同下〕

第十二場

(二旗牌引申嵩上)

申　嵩　(引)皇恩浩蕩，知貢举，桃李門牆。

(詩)場中錦綉千万篇，

暗里陰騭一点全。

莫道珠璣憑眼力，

珊瑚網下尽名賢。

下官、申嵩。蒙調內帘，本房取中四名进士。內有一卷已落三次，仍存案上，想此人定有陰隲，是我將他中了榜尾。發榜之时，才知此人姓柳。此乃鬼神暗护，后来必为国家栋梁。待謁見时，一問便知。来！伺候了。

〔幕內：新进士稟見！〕

旗　牌　新进士稟見。

申　嵩　有請！

旗　牌　有請！

〔孙得用、李清时、柳生春、王有道上〕

孙得用
李清时
柳生春
王有道　昨日寒儒誰問姓，今朝显貴便知名。

老师在上，門生等參拜！

申　嵩　只行常礼。

孙得用
李清时
柳生春
王有道　桃李門牆姓氏香，

荐拔之恩日月長。

申　嵩　幸喜英才入皇榜，

尽与国家作栋梁。

众位賢契請坐。

孙得用
李清时
柳生春
王有道　老师在上，門生等不敢坐。

申　嵩　有話叙談，焉有不坐之理？

孙得用
李清时
柳生春
王有道　門生等告坐。

申　嵩　我看四位賢契英标卓越，抱負不凡，俱是台閣之器。

孙得用
李清时
柳生春
王有道　皆賴老师提拔。

申　嵩　哪位是柳賢契？

柳生春　門生柳生春。

申　嵩　（笑介）賢契可有陰隲之事？为我言之！

柳生春　門生家業寒素，德薄才庸，蒙老师山斗之恩，問及隐衷，門生自思，并無陰隲。

申　嵩　实不相瞞，賢契之卷不佳，已落三次，复存案上，若無陰隲，焉能鬼神暗护？你我既为师生，何妨直言，以釋我疑。

孙得用
李清时
王有道　年兄但講何妨！

柳生春　門生別無陰隲，自幼遵奉太上"感应篇"，謹記：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今春三月間，在城外上坟，偶遇大雨，奔至御碑亭避雨。不想里面有一妇人在亭內避雨。門生本应別方躲避，这雨越下越大，無奈在台阶之上暫坐，等候風开云散，方才行走。虽則一夜，实未与那女子交言。不知此事可为陰隲否？

申　嵩　暗室不欺，陰隲莫大。賢契可謂君子也！

王有道　年兄，你在那御碑亭避过雨来嗎？

柳生春　正是避过雨来。

王有道　啊，年兄可知那避雨妇人的姓氏啊？

柳生春　男女交言不便，怎知她的姓氏？

申　嵩　好啊，眞乃难得！哈哈哈……

孙得用　年兄眞乃柳下惠也。

柳生春　豈敢！

王有道　啊老师，啊年兄，那避雨的妇人，就是門生的拙荆啊！

申　嵩　令正眞乃烈女也！

王有道　哎呀老师呀！那时門生疑为“莫須有”三字，已將她休弃了！

孙得用
李淸时　年兄你好無才呀！
柳生春

王有道　老师啊！

（唱西皮流水板）

門生一时性情蠢，
疑她暗昧事不明。
年兄說明亭中景，
不該休妻退婚姻。

申　嵩　适才听柳賢契之言，令正乃是烈女，如今屈被休弃，令人鼻酸。賢契快將令正夫人接回，才是正理！

孙得用
李淸时　年兄得意之秋，豈可辜負糟糠？待弟等同往孟家庄，迎請年嫂，你要負荆請罪呀！
柳生春

申　嵩　赴罢瓊林宴，同往孟家庄，迎請令正，不可有誤！

孙得用
李淸时
柳生春　門生等告退。
王有道

申　嵩　恕不远送。

孙得用
李清时
柳生春
王有道　桃花浪暖錦袍新，

共沐恩波为殿臣；

但願文章依宇下。

申　嵩　皆作金鰲头上人。

孙得用
李清时
柳生春
王有道　門生等告退！（下）

申　嵩　原来柳生有此一段陰隲，正是：

万惡淫为首，

百善孝当先；

說与讀書者，

何愁不三元！

哈哈哈……（下）

第十三場

孟得祿　（內）啊哈……（上）

（数板）

王有道，太不良，

莫須有枉弃糟糠；

如今題名在金榜上，

看是誰良誰不良！

我、孟得祿。可恨王有道將我家姑娘休弃回家，終日啼哭。員外命我进城探探消息，誰知王有道眞中了进士了。新榜有一个姓柳的，名叫柳生春，那夜避

雨就是此人。幸亏他說明了避雨之事，王有道才知我們姑娘被屈，他們老师叫众位同年到孟家庄迎請姑娘回去团圓。見着王有道我痛痛快快地罵他几句，好出出我这口气。我先回去給員外、安人送个信去。（下）

第十四場

〔四青袍、王有道上〕

王有道　（唱西皮搖板）

赴罢了瓊林宴自覚追悔，

見岳父和岳母劝妻回归。

此一番必須要負荆請罪，

嗐！

到此时才知道自惹是非。

〔四青袍下。孟得祿上〕

王有道　得祿来了？

孟得祿　来了，早就来了！不但我来了，我們員外、安人和我們姑娘也来了。

王有道　来了的好！

孟得祿　来了可是来了，你可別再把她休回去！

王有道　休得胡說。有請！

孟得祿　有請！（下）

〔大吹打。孟鳴时、張氏上〕

王有道　岳父大人！

孟鳴时　賢婿！

王有道　啊岳母！

〔張氏欲打王有道介，孟鳴时攔介〕

孟鳴时　不可！

〔孟鳴时、張氏下。孟月华上〕

王有道　娘子！

〔孟月华拂袖下。孟得祿下場門暗上，对王有道学孟月华拂袖介，跑下〕

王有道　哦！这个奴才！（追下）

第十五場

〔王淑英下場門上。孟鳴时、張氏上場門上〕

王淑英　亲翁、亲母請！

孟鳴时
張　氏　姑娘請！（下）

〔孟月华上，王淑英跑下。王有道上，孟得祿跟上〕

王有道　啊……

孟得祿　嗯哽！

王有道　你在此作甚？

孟得祿　我伺候我們姑娘来了。

王有道　有我。

孟得祿　怎么着，有你？

王有道　哎，有我！

孟得祿　不行！我不放心。

王有道　你这里来。

孟得祿　干什么？

〔王有道推出孟得祿介〕

孟得祿　把我推出来了。回头見！（下）

〔孟月华坐介〕

王有道　啊娘子，千不是、万不是，俱是卑人的不是，我这

廂陪禮了！（跪介）

孟月华　我孟月华好命苦哇！

（唱西皮流水板）

自幼父母姣生养，

盈盈十五配王郎。

陰謀詭計良心丧，

休書好比杀人場。

旣讀詩書你不自想，

奴豈是柳絮随風狂？

王有道　（唱西皮流水板）

男兒志气三千丈，

汚穢之言豈能当。

黑夜碑亭虽明亮，

一时性急我未推詳。

孟月华　（唱西皮流水板）

風雨莫測人难量，

暗室無欺日月光。

手摸胸膛想一想，

負义王魁比你强！

王有道　娘子！

（唱西皮流水板）

世間万事要原諒，

何况丈夫与妻房？

今已改过莫追往，

可念夫妻恩爱長。

孟月华　（唱西皮流水板）

提起往事心惨伤，

男兒志气本剛强。

就此机会来和唱，

王有道　（唱西皮散板）

这才是我的賢妻房！（起介）

〔張氏、王淑英上。大吹打。蒼头上〕

蒼　头　众位老爷到。

王有道　有請！

〔孟月华、張氏、王淑英下〕

〔吹打。孙得用、李清时、柳生春上〕

孙得用
李清时　啊年兄！
柳生春

王有道　众位年兄請！

孙得用
李清时　請！
柳生春

王有道　众位年兄請坐！

孙得用
李清时　依礼而坐。
柳生春

王有道　不知众位年兄駕到，有失远迎，面前恕罪！

孙得用
李清时　弟等前来恭賀重喜。
柳生春

王有道　取笑了。柳年兄眞乃正仁君子，聞得尙無妻室。弟有一妹，名叫淑英，年方二九，意欲煩劳二位年兄作伐，以結絲蘿之好。

孙得用
李清时　妙啊！我二人願作紅媒，以全兩姓之美。

柳生春　小弟家業寒素，只恐有玷高門了。

孙得用
李清时　既結秦晉，何必特謙。王年兄，不知几时成礼？

王有道　今逢黃道吉日，就在舍間完成花燭。

孙得用　妙哉妙哉！王年兄，就請賢妹出堂，交拜天地。李年兄攙扶新郎；待弟贊礼。

伏以：

万事成就总是緣，

半由人力半由天；

要知榜下登科录，

須讀太上感应篇。

攙新人拜堂！

〔孟月华攙王淑英上〕

孙得用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相拜！送入洞房！

〔孟月华扶王淑英下〕

孙得用
李清时　弟等告辞。

王有道　且慢！后堂摆宴，与二位年兄痛飲。

孙得用
李清时　弟等叨扰。

王有道
柳生春　請！

〔同下〕

統一書号：10071·222
定　　价：（7）0.36元